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B K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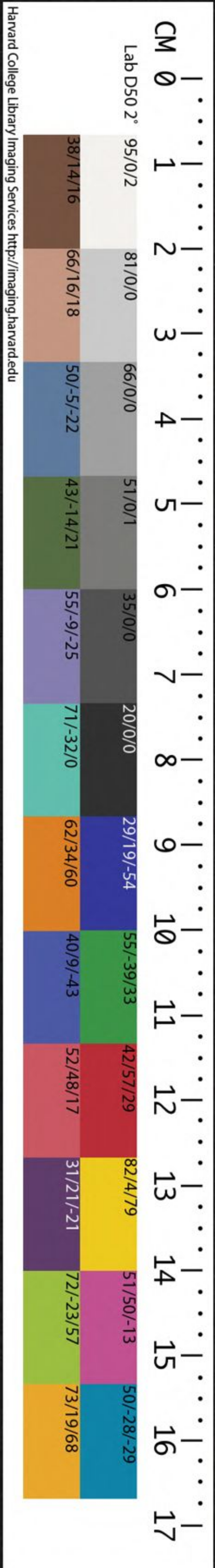
JAN 28 19 5 6

4  
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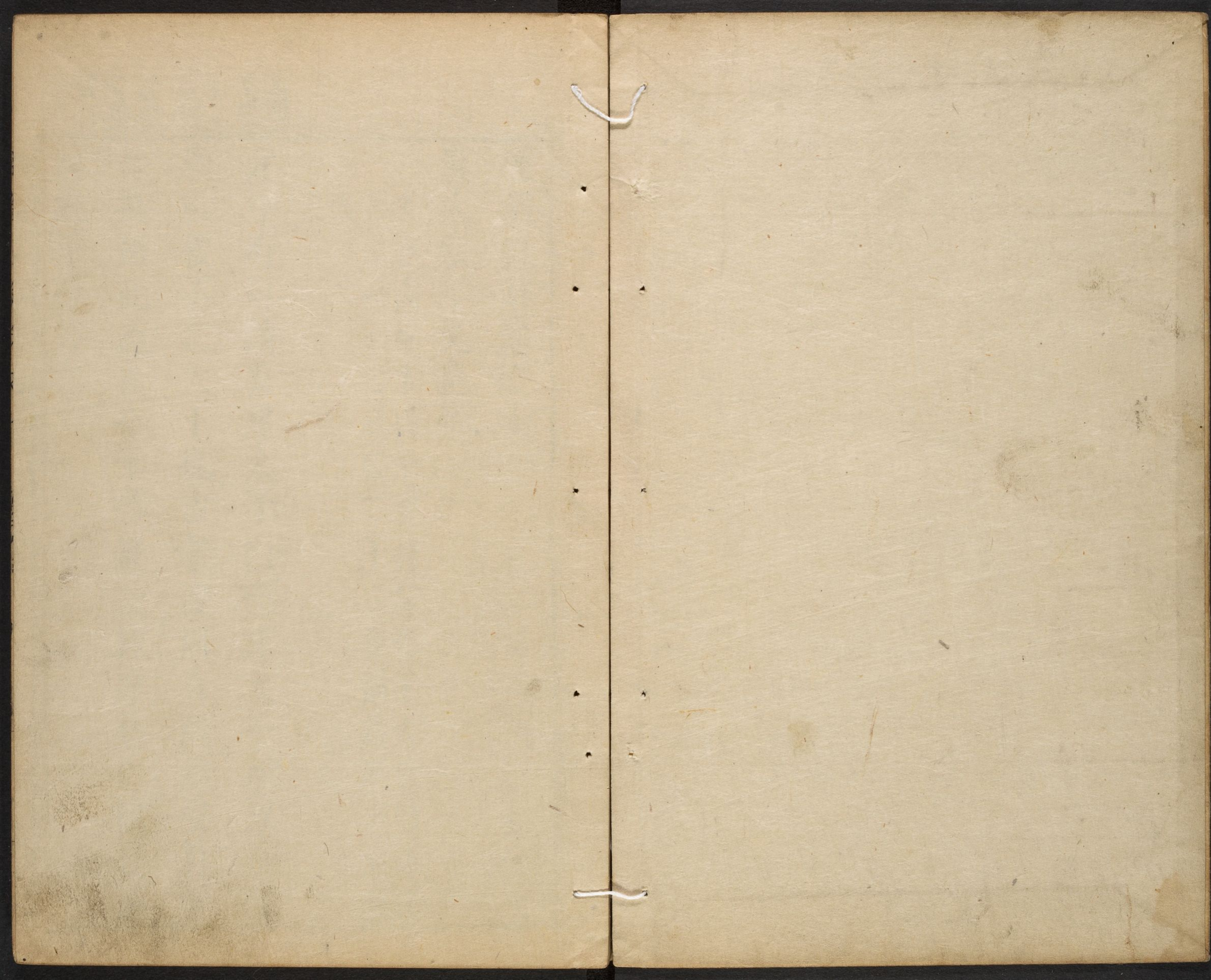
通鑑直解  
四

T 2512/1279.13

共十二









通鑑直解卷之七

漢太宗孝文皇帝

名恒。高祖第四子。初封為代王。大臣既誅諸呂。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謚為孝文。廟號太宗。

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今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

有司請  
早建太

子

殷周治

安用此

道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天  
不  
當

通鑑直解卷之七

漢太宗



文帝即位之元年。諸大臣有司以此時初誅諸呂。人心未定。故勸文帝蚤立太子。以安人心。說道。太子是天下之本。宗廟社稷所繫。故須豫先建立。正其位號。這不是私其子。蓋將使祖宗之祀有托。百神有主。天下蒼生有依。乃所以重宗廟社稷而不忘天下也。且如古者殷自玄王相土。至湯有天下。周自后稷公劉。至文武有天下。以世相繼。治安皆千有餘歲。享國長久。由太子早建。而國本素定。故也。今皇子啓年最長。其德性純厚而慈仁。又最賢。夫立嫡立長立賢。於理為順。就請立以為太子。庶足以上奉宗社之靈。下慰蒼生之望。初時文帝不聽。後乃許之。按史記文帝當羣臣請立太子時。堅不肯從。曰。吾不欲以天下私其子。其後羣臣上請。至再至三。然後聽許。此文帝謙讓之德。過於後世人。主遠矣。但此

時初誅諸呂。人心未定。若不早正國本。則無以繫屬人心。而奠安國祚。况自古以繼嗣不定。而禍亂國家者多矣。如秦始皇帝不早立扶蘇。致有趙高之謀。胡亥之亂。而國隨以亡。此近事之可鑒者也。然則有司之亟請於文帝。豈諛詞過計哉。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

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

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

汗出沾背  
陳平不  
對獄錢  
穀之問

宰相上  
佐天子



使卿大  
天各得  
任其職

勃自知  
能不如

年

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

廷尉。是漢時平刑的官。即是今之大理寺。治粟內史。是掌錢穀的官。即是今戶部提督倉場。官。文帝即位之初。留心治道。把國家的政事。一一都講求明白。一日臨朝時。忽然問右丞相周勃說。如今一年之間。天下決斷過的獄囚。共有多少。周勃對說。不知道。帝又問。一年之間。國家用度的錢糧數目。共有多少。勃又對說。不知道。周勃見連問兩事。俱不能對。

上惶恐。不覺的流汗沾濕了背脊。帝乃問左丞相陳平。陳平對說。這兩件事。各有該管的衙門。陛下若問決獄。便該責成掌刑的廷尉。若問錢糧出入。便該責成治粟內史。此二者皆非臣之職也。帝遂問說。卿所管的。却是何事。陳平對說。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上則輔佐天子。使其君為聖君。燮理陰陽。使寒暑有常。順序四時。使氣候不差。下遂萬物之宜。使飛走動植各得其所。外則鎮撫四夷諸侯。使四夷都來朝貢。諸侯無不服從。內則愛養百姓。使民皆安土樂業。親附其上。表帥百僚。使卿大夫各盡其職。分理朝廷的政務。此皆宰相之事。臣所知也。若夫刑獄錢穀。則自有主者。非臣所知。文帝聽說稱陳平所言有理。於是絳侯周勃自知其才能不及陳平。乃稱病不出。請解相印。致仕而



歸。文帝允其所辭。以陳平專為宰相。夫宰相之事。陳平雖未必能盡。然其所言。則可謂深識治體者。宰相得人。則一人元良。羣賢彙集。民安物阜。外寧內謐。人主所以垂拱無為。而天下自治。所以古語說。相道得而萬國理。此明主之所以重擇相也。

吳公治平為今

第一

吳公薦

賈誼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生詰

漢制

人帝謙

來遑

文帝初立。聞知河南郡太守吳公政治和平。為天下第一。就召他入為廷尉。吳公在河南時。他所屬洛陽縣有箇秀才。叫做賈誼。甚是博學。吳公愛之。及為廷尉。就薦舉于朝。說他可用。文帝因召賈誼來。授以博士官職。那時賈生年少。纔二十餘歲。文帝愛其文詞博洽。學識通明。知是箇經濟之才。要大用他。只這一年內。便超遷做太中大夫。漢朝博士官比六百石。太中大夫比千石。是不拘常格。超陞五級了。賈生見文帝這等拔用他。一心報效。知無不言。漢家因秦法。以十月為歲首。今請改正朔。用正月。漢家火德。服色尚赤。今說是土德。請改尚黃。漢家左右丞相。大尉等官。廢置不常。今請定職官之名。漢家用叔孫通禮。房中安世樂。與古不同。今請興禮樂之事。整頓這幾件。以立漢家一代的制度。革去了



秦時鄙陋之習。於是文帝謙讓說。這議論固好。但我一時未暇爲此。且姑待之。蓋此時天下初定。百姓未安。文帝承高惠呂氏之後。躬修玄嘿。務與天下休息。不欲以多事擾民。故雖愛賈誼之辯博。而不遽行其說。若文帝者。可謂知爲治之本者矣。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羣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晦。是月盡之日。文帝二年冬十一月。晦日適有日食之變。帝以日食者。陰勝陽。邪干正之象。必君德有虧。朝政有闕。故天見變異。以示儆戒。因此恐懼。務修德以回天變。乃下詔說

爾文武羣臣。各宜盡情思量。我已前的過失。啓告我知道。使我得。以着實修省。及天下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收諫之士。爾廷臣。但有所知。都薦舉將來。使他陳說時務。極言過失。以匡正我之不及處。庶乎可以改過遷善。感天心而消災變也。古語說。天心仁愛人君。每出災異。以儆戒之。蓋王者。父天母地。譬之人家。父母少有些嗔怪的意思。爲子者。當恐懼敬畏。益修子道。則父母之心。亦必變嗔怪而爲喜悅。故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克謹天戒。遇災而警。故能享天心。而召和氣。今日日食一事。未爲大變也。而文帝卽恐恐然反身修德。下詔求言。引咎自責。如此。可謂克謹天戒者矣。故終文帝之世。災變雖多。而致治最盛。豈非天鑒有德之明驗歟。



賈山借  
秦爲喻

賈山至  
言

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然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

不精白  
以承休  
德



思見德  
化之成

擊克伐  
狐

言  
止聲受

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

孟賁。是古之勇士。是時文帝以日食。下詔求言。於是潁陰侯有箇騎士。叫做賈山。見文帝時常與近臣射獵。恐妨害政事。乃上一書。論天下所以平治亂亡的道理。以秦始皇惡聞其過。自取亂亡。就借秦事為譬喻。這書叫做至言。明其言之切至也。其書中一段。先說當廣開言路的意思。說道。臣聞雷霆之所擊。物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物無不糜碎者。今為人主者。其威甚於雷霆。而其勢重於萬鈞。臣下誰不畏懼。縱是多方開導他。使之直言無隱。又和顏悅色。虚心聽受。其言可用。就采而行之。且酬以官爵。顯榮其身。這等優待他。那草茅之士。干冒天威。尚且恐懼隕越。不敢盡言。又况縱欲以自快。恣暴以凌人。惡聞其過。而使之不敢指乎。震之以刑罰之威。壓之以尊重之勢。莫說是尋常人。就使智如堯舜。



勇如孟賁也。都摧折於天威之下矣。士孰敢以其身而試不測之怒哉。使人皆箝口結舌。緘默苟容。則人主之過失。無由得聞。聰明日蔽于上。惡政日加于下。民不堪命。而社稷危矣。此秦之所以亡也。可不戒哉。在先周之盛時。九州之內。封建大小諸侯之國。共一千八百處。當是時。以九州之民力。供養千八百國之君。而天子所有者。獨王畿千里之地。宜乎用度不足矣。然却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歌頌之聲。交作于下。及到秦皇帝時。改封建而為守令。天下一統。歸于天子。以古時千八百國之民力。供養一人。宜乎有餘。却乃民力罷敝。不足以供上之役。使民財匱竭。不足以供國家費用。都有箇一定的節度。無分外取辦之擾。故上用常足。而民力易供。秦皇帝用度

奢侈。其所以自養者。只馳騁射獵之樂。所費無窮。故雖以天下之財。不能供一人之用也。陛下監于往事。宜乎以周為法。以秦為戒矣。今乃不然。且陛下初時。詔天下有司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人。都訢訢然喜而相告說。吾君舉賢自輔。將興舉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所以天下懷材抱德之士。莫不思乘時自奮。勉竭忠誠。以贊成陛下之盛德。及至舉到朝廷。却只與之馳驅射獵。一日而再三出。臣恐羣臣見陛下所為如此。無復竭誠盡慎之心。而朝廷之事。將懈惰而廢弛矣。陛下初從代邸來。即帝位。親自勉勵。以加惠天下。裁節用度。愛養百姓。平訟獄。使無冤滯。緩刑罰。使無暴苛。一時初政。人心忻然。莫不歡喜。臣聞山東地方。有司官吏。宣布詔令。百姓每便。是衰老羸瘦的。疲癯疾病的。也都扶着拄杖。往



而聽之。都道聖主在上。太平指日可恃。只怕我等老病將死。不及見之。願得少延須臾。思見德化之成也。民心之望治如此。今陛下左右都是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正該與之講議朝政。共成德化。以答天下仰望之心。却與他日日獵射。擊兔伐狐。搏取禽獸。以傷帝王之大業。使天下的人。失了指望。臣切為陛下惜也。且為士者。平素誦詩讀書。修古致君澤民之道。其在家如此。一旦有司薦舉。登於天子之庭。這正是他試用之時。乃舍其所學。而從事射獵。把他平生所學之事。都廢壞了。臣又為諸臣惜也。於是文帝嘉納其言。一一都依行。文帝每視朝。乘輦出來時。縱是郎吏侍從。這等卑官。但上書疏。未嘗不停了車駕。從容聽受。所言的事。如不可用。只留下不行。不加責怪。如所言可用。便采而行之。未嘗輕忽。此

賈山所以得行其說也。文帝之虛已聽言。不遺微賤如此。豈非萬世之所當法哉。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却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人彘。是呂后害戚夫人的事。初高帝寵幸戚夫人。欲立其子趙王為太子。高帝崩後。呂氏鳩殺趙王。將戚夫人斷其手足。抉眼燻耳。放在廁中。名曰人彘。言其人而似豬形也。文帝

生 尊卑有 序則上 下和



所愛幸的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而坐。一日從帝遊幸上林。郎署官亦照常並設兩座。此時有中郎袁盎。隨從在旁。乃撤去了慎夫人的坐席。不使與皇后相並。慎夫人怒。帝亦怒。袁盎說。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相安。自然和好。今陛下既已立了皇后。慎夫人雖愛幸。論名分。乃妾耳。嫡庶同席而坐。豈不失尊卑之序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之事乎。彼時呂后處戚夫人。雖極爲毒惡。也因高帝寵幸戚夫人太過。以致呂后憤恨不平。遂遭慘禍。今日正主妾之分。明尊卑之禮。乃所以保全慎夫人。使宮闈和睦。永承寵眷也。帝喜。袁盎說得有理。乃召慎夫人來。以盎所言告之。慎夫人始悟。盎之却坐。原是好意。因賜盎金五十斤。夫萬化之原。始于閨門。而齊家之道。在正名。分名。分正。則家齊。而國可治矣。

爲人君者。最宜留意于斯。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禮節。即

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

聞。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世

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

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

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

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

積貯天下之大命



耕籍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  
毆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晦。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  
誼言。春正川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  
之民。

文帝即位以來。躬行節儉。休養百姓。那時去  
戰國未遠。民多遊食。不務農業。賈誼上疏勸  
文帝說道。管仲有言。倉廩充實。則民有賴。而  
知禮節。衣食給足。則民有恥。而知榮辱。蓋禮  
義生於富足。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  
嘗聞也。漢興以來。將近四十年矣。此時官府

公儲。及民間私蓄。尚是空虛。甚可哀痛。幸得  
年穀屢登。天下無事。未有兵荒。然世之有饑  
荒。與豐穰。乃天行之數。不可預必。就是夏禹  
商湯聖王治世也。曾被水旱來。如今豈能必  
得年年豐稔。脫或不幸。雨暘失調。有二三千  
里地方亢旱之災。顆粒無收。那時要賑濟這  
許多饑民。何處取給。又或猝然邊上有事。調  
動數十百萬軍馬。把守截殺。這許多糧餉。又  
何處取給。夫積蓄存貯。所以備災變。這是天  
下的大命脈。安危所繫。若積粟既多。財用有  
餘。天下的事。那一件幹不得。以攻則必取。以  
守則必固。以戰則必勝。以之緩懷敵人。降附  
遠夷。又何招而不至。可見治國之道。先於足  
食。只要錢糧充足。則事事可為。然欲足食。必  
先重農。今蓄積所以不充。只為民不務農之  
故。必須設法勸民。驅逐他盡歸于農。使各自



出力耕作。以為衣食之資。不復去做商賈工匠。徒靠手藝。遠出求趁。那末技游食之民。都轉而緣南畝。改變其業。各守本等的農務。則蓄積自然充足。而民亦安上樂業。不輕去其鄉矣。此今日之急務也。於是文帝感悟賈生所言。這年春正月丁亥日。就下詔開籍田。做古時天子親耕以供宗廟粢盛的意思。文帝親自到籍田中。扶着耕犁。行三推之禮。以倡率天下之民。使百姓每聞知。說天子至尊。尚且親耕。况我等小民。可不盡力。是以不煩教令。不假刑威。而民爭趨于農。由文帝以身先之也。當時瘡痍之民。一變而為富庶之俗。至其末年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賈生之言。信有驗矣。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

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文帝二年初。既嘗詔羣臣極言過失。猶恐羣臣之不肯盡言。又下詔說古者聖王之治天下。莫不以聽言納諫為急務。朝裏面豎着進善之旌。使凡以善言來告者。都立于旌旗之下。以待詔問。又立誹謗之木。許人以朝廷之過失。寫在木上。以圖省改。所以然者。無非欲明目達聰。通治道而開言路也。及至秦為無道。但有盡忠直諫者。就說他誹謗朝廷。妖言惑眾。加之以重罪。著為法律。到今尚因循未改。此羣臣之所以畏威懷罪。不肯盡言。而上



有過失。無由聞也。何以能招來天下賢良。與直言敢諫之士。自今以後。除去了這一條律令。使人人得以盡言。無所忌諱。夫誹謗妖言之禁。秦皇行之。而立見其亡。漢文除之。為一代賢君稱首。歷觀往古。莫不皆然。可見興亡治亂之幾。在言路通塞之間而已矣。為人君者。宜以文帝為法。

文帝  
臣勸

賜民田

租之半

九月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

文帝二年正月。既納賈生之言。親耕藉田。以率天下矣。這年九月。遂下詔說。百姓的職業

有為耕農的。有為商賈的。朕看來。惟農事乃是天下的大根本。蓋民生於食。食出於農。這是百姓每所賴以生養。而不可一日廢者也。那商賈不過是末技耳。而今百姓每或不專力於本。而乃從事於末。為商賈者多。為耕農者少。五穀何由生。日食何由給。所以民生不遂。朕為此故。親率羣臣首耕藉田。以身勸率天下之民。使皆力於農事。庶本業不廢。而民生有資。然民盡力以耕田。最是勞苦。而又不取。其租。若不體恤。反不如那做商賈的。得以坐享其利矣。朕甚憫之。今國家租稅固。有定額。然朕每事節省。亦自穀用。今年的錢糧。且只着百姓每辦納一半。其餘一半。盡行蠲免。以甦天下之民。夫文帝即位之初。國用浩繁。又屢歲下詔蠲免租稅。宜其用之不足矣。而史稱當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京



所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府庫充溢。海內富庶。至於武帝用桑弘羊等言利析秋毫。取利盡錙銖。宜其用之有餘矣。而動見匱乏。卒致海內虛耗。蓋其用之有節不節故也。可見足國者不以厚歛為得計。當以節用為先務矣。

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

金

法者天

下公共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

注

守



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奏當。是法司議擬罪名的意思。蹕。是駕出清道長陵。是高帝葬處。兩手掬物叫做杯。不敢斥言發掘陵墓。故只說取長陵一杯土。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一日。聖駕出行。從中渭橋。過有一人在橋下行走。驚了駕輦的馬。文帝使兵騎拏獲。發與廷尉問罪。釋之問擬衝突儀仗罪名。該納金贖罪。奏上。文帝怒說。此人親驚吾馬。幸得馬還調良。不曾失事。假若是不馴熟的馬。吃他這一驚。奔逸起來。豈不至敗車而傷我乎。情重如此。而廷尉止擬罰金。何其輕也。釋之對說。法者高帝所定。布之天下。與共守之。天子不敢以喜怒為重輕。人臣亦不敢承上意。以出入。今犯蹕之罪。論律只該罰金。而欲更為加重。是法可由人增減。而

百姓不以為信矣。且當犯蹕之時。上若立遣人殺之。法雖不當。與臣無干。今既發下廷尉。付之法司。臣居法司之官。只知守法而已。豈敢隨上意以為輕重乎。夫朝廷之設。廷尉正。要詳審刑獄。使情法得中。輕重平允。若廷尉之法。一偏則天下從而效尤。必將任情用法。故為輕重受冤之人。不止一犯蹕者而已矣。民安所錯其手足乎。文帝聞言而悟。說廷尉問擬的是。允其所奏。其後又有人偷盜高帝廟中神座前供御的玉環。吏卒捕獲。那為盜之人。送下廷尉問擬罪名。釋之奏說。此人盜宗廟服御物。依律該處斬。文帝大怒說。這人無理。乃敢盜我先帝的廟器。朕欲將他全家處死。誅滅其宗族。你却只照常法奏擬。何以重宗廟而慰先靈。非朕所以敬奉宗廟之意矣。釋之乃免冠頓首謝說。竊盜之罪。不至於



大臣短  
賢詒

死。今以盜宗廟器。問擬死罪。尸是盡法處了。豈可復加。今人盜宗廟一器。便誅及宗族。設或有等無知愚民。盜取高帝陵墓上一杯土。此時陛下憤山陵之侵損。必欲重處此人。又當萬倍于盜廟器者矣。不知更有何法可加於族誅之上者乎。於是文帝感悟。乃稟白於母薄太后。而聽許之。竟從張釋之所擬。夫釋之為朝廷持法。而不徇人主之喜怒。文帝能容釋之。之持法。而不任一己之喜怒。皆古今美事。可以為後世法。故史臣記之如此。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為梁太傅。

及賈生  
以賈誼  
為梁太  
傅

釐字。解作福字。受釐。是祭神畢而受福胙也。宣室。是殿名。文帝愛賈誼之才。欲任以公卿之位。其時大臣周勃。灌嬰等。嫌其多事。常短毀之。於文帝面前說三道。洛陽賈生。年少初學。未更世事。恃他有些才華。便要專擅事權。紛更變亂高帝的成法。此人不可大用。於是文帝從此遂疎遠之。不復用其所言。而出為長沙王太傅。蓋欲老其才而用之也。其後文帝



文帝誅  
薄昭

忽又思誼。遣使召來。既至入見。此時祭祀纔罷。文帝坐在宣室中。飲福受胙。因此想起鬼神一事。問及鬼神的來歷。賈誼一一述其所。以然之。故以對。談論之久。至于夜半。帝聽之。喜而不厭。促席向前。聽其議論。既退。嘆說。吾許久不見賈生。自以學問進益。勝過他了。今聽其言。還覺不如。乃拜為梁王太傅。梁王是文帝第二子。帝甚愛之。故用文學之臣。為之師傅也。夫帝當天。初定之時。諸呂方平之後。清淨無為。與民休息。固其所也。誼以多事承之。是以不見任用。至其通達國體。辯博有辭。帝未嘗不愛其才。而嘆服之。用人取善。兩得之矣。

十年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

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哭之。乃自殺。

引分。即引決。是自盡的意思。文帝十年。將軍薄昭。乃薄太后之弟。文帝之母舅也。嘗恃寵而驕。擅殺朝廷差遣的使臣。法該抵死。文帝以母后之故。不忍教他受戮于市。曹乃使公卿大臣都到他家飲酒。與之訣別。欲令薄昭自家引罪。曉得該死。尋箇自盡便了。薄昭恃在外戚。還望文帝赦他。却不肯就死。文帝又使羣臣都穿了孝服。往他家哭之。薄昭然後知帝意。必不肯赦。乃不得已而自殺。看文帝處這件事。甚是剛斷。又且從容。內不傷母后之意。外必伸朝廷之法。可謂得情法之中矣。然猶有未盡者。恨不能防之於早。古語說。嬰



兒之患常傷于飽貴臣之患常傷於寵故人君之待外戚其裁抑之者乃所以保全之也文帝不早為薄昭置賢師傅而使之典兵干政至於驕而犯法恩不能庇悔將何及哉然後知向之所以所以過寵之者適足以殺之而已矣後世人主愛厚外戚而欲長保其富貴者當鑒於斯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

讀

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

詔除肉刑

詔除肉刑

詔獄即今錦衣衛鎮撫司獄也逮是押送罪人肉刑是割體斷趾之刑齊太倉令淳于意犯罪當刑被提至長安繫詔獄淳于意無子止生五女其少女緹縈傷父之陷於刑罪無與辯理乃隨父到長安上書奏說妾父在齊中做官齊中之人都稱其清廉平恕今不幸而誤陷於罪坐法當刑妾傷夫已死之人不可再生受刑身毀不能再續縱有悔悟之心要更改前非從新行好而形體已毀自新無路豈不可惜然法有贖罪之例而妾父做官素清廉又無以為贖罪之資妾情願收沒入官為奴以贖父刑罪使得以改過自新文帝



覽緹縈所奏。悲憐其情意之苦。又有感于其言。而知肉刑之慘刻如此也。乃下詔除去肉刑之法。以笞代之。夫文帝除肉刑。可謂至仁及其用法。雖親無赦。似又有不專于仁者。何也。蓋立法貴寬。不可無好生之意。而行法貴斷。不可有姑息之心。仁義並行。寬猛互用。治天下之大法如是矣。

文帝  
修玄默

論議務  
在寬厚

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增。戶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

風  
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玄。是清淨。默。是簡重。禁罔。是法禁。以網羅一般。所以叫做禁罔。錯。是置而不用。文帝承高惠呂氏之後。知百姓每方離了戰爭之苦。要在休養生息。不可以多事擾民。一切務在安靜。既躬修玄默之道。以身化民。無所作為。不尚詞說。那時為將相的。如周勃。灌嬰。張蒼等。都是高帝時開國的功臣。少文飾。多質朴。又親見秦家以暴虐致亂亡。心裏厭惡他。以為懲戒。凡百議論。務在寬大。仁厚。人有過失。務為包容。不肯對人明說出來。恐羞辱了他。其寬厚如此。是以化自朝廷。行於天下。那百姓每也。都變為忠厚。興於禮讓。舊時進本告狀。



評發人陰私，那樣偷薄的風俗，盡改變了。故當是時，吏安其官，民樂其業，錢糧蓄積，每歲增加。民間戶口日漸蕃息，下之風流篤厚，而無薄惡。上之禁網疎闊，而無煩苛。凡人犯罪，有可輕可重，疑而未決的，便都饒了他，不必一一深求，盡入於法。是以彼時刑罰大省。至於一歲，天下有司所決斷的輕重獄囚，止有四百而已。民不犯法，刑無所用。蓋有刑錯之風焉。前代惟周成王康王時，刑錯不用。今文帝亦庶幾乎此。與成康比隆，而其本則上修玄默，下務寬厚，有以致之。漢家四百年之命脉，其培于此矣。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彭陽。上親勞軍，自欲征匈

擊之。逐出塞，即還。於是，以張相如為大將軍。

匈奴  
出塞即還

單于，是北虜酋長的稱號。老上，是單于的名。朝那，彭陽，是縣名。北地，是郡名。俱在今陝西地方。都尉，是管軍之官。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背和親之約，其上單于帥領十四萬人馬，從朝那蕭關進，搶殺了北地的都尉，遂深入至彭陽一帶地方。文帝不忍見百姓之被害如此，遂發憤整兵，親自犒勞軍士，要御駕親征。羣臣諫止，不聽。皇太后再三勸住，纔罷不行。於是，以張相如為大將軍，領兵截殺驅逐虜騎。出邊塞之外，即班師而還。古稱王者之于夷狄，來則禦之，去不窮追。三代而後，如漢文者，其庶乎此。武帝好大喜功，勤兵遠討，豈



不稱雄。而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幾致大亂。人君欲知安攘之計。觀漢二帝。則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

輦過節署

每飯未

嘗不在

鉅鹿

剖髀思

頗牧

上輦過節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

將

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寡人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也。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冒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及之。由此言



文帝時能用頗  
牧魏尚復  
以為雲  
太守

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

### 都尉

署是官舍。郎署是郎官所居的去處。鉅鹿是秦漢時郡名。在今真定及順德府地方。人身兩股叫做髀。拊髀是以手拍其股。闕是門限。雲中是郡名。即今大同地方。大將所居的去處。叫做幕府。文帝一日乘輦從郎官署中經過。此時馮唐為郎署長。文帝見他年老。因以父老呼之。問說父老。你家住何處。馮唐對說。臣的祖公是趙國人。文帝說。昔朕為代王時。一日正進膳。有尚食監高祛向我說。趙國的大將李齊甚足賢能。曾與秦兵戰於鉅鹿之

下。觀其用兵取勝。真乃是箇良將。朕常思慕其人。至今每遇進膳。就想起李齊的事來。我的意思。常如在鉅鹿地方。未嘗忘也。馮唐對說。李齊雖好。然趙國良將。還有箇廉頗。曾在邯鄲。拒秦兵。又有箇李牧。曾在代州雁門關。拒匈奴。這兩人為將。更有本事。李齊尚不如他。那時匈奴屢次犯邊。殺了北地都尉。邊事方急。文帝正要求箇良將用之。一聞馮唐之言。便以手自拍其髀。歎說。朕如今怎能勾得那廉頗李牧來用。若得這般人為將。着他統兵在邊上備虜。又何憂匈奴之為患哉。馮唐因見文帝留意將帥。這時有箇雲中太守魏尚。方以微罪廢棄。要把言語激發文帝。薦他起來。故意說道。莫說今日沒有廉頗李牧。就現有廉頗李牧這般人。只怕陛下也不能任用他。文帝因馮唐當面恥辱他。也不覺發怒。



怪責不是。馮唐對說。臣謂陛下之不能任用良將。非敢妄言。蓋有所見。臣聞上古王者遣將出征之時。必跪而親推其車轂。以命之說。凡在闔以內的事務。悉聽寡人處置。闔以外的事務。悉聽將軍節制。凡一應論功行賞的事。都任將軍自家主張。取決于外。寡人不從中制也。蓋以將權不重。則號令不行。勤有掣肘。則事機錯誤。故上古王者之遣將如此。趙用李牧。惟其能這等信之專。任之篤。所以李牧為將。凡事都由得自己。便於展布。故能北邊驅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面挫抑疆秦。南面抵當住。韓魏二國。趙國稱強。馬今陛下之用將。能如是乎。且如前日。魏尚做雲中大守。他軍市中收的租稅。一毫不入己。盡用之犒賞士卒。所以士卒盡力。而匈奴遠避。不敢犯邊。止曾進邊一次。魏尚統領人馬。截殺所

斬獲甚多。其功如此。臣以為宜蒙厚賞。只因報功幕府。一兩箇字不相照對。那文官便說他報功不實。以法律糾正其罪。而罷其賞不行。臣以為陛下賞則太輕矣。而罰又太重也。夫魏尚當時不曾犯了大罪。止因報功冊上混開了六顆首級。此其情固可原。而功亦難混。陛下不但格其賞不行。又送下法司問罪。至于削其官爵。而罰及之。此始與上古王者之遣將異矣。何以為立功者之勸哉。即此看來。可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聽馮唐這番說話。深自感悟。心中喜悅。即日令馮唐持節赦了魏尚。復職為雲中太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以嘉其能直言敢諫焉。其後細柳勞軍。委任周亞夫。可謂得用將之道。其有悟于馮唐之言者深矣。



增諸祀  
壇場珪  
幣

祠官致  
敬無有  
所祈

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築土為壇，除地為場，是祭神的去處。玉器為珪。段帛為幣，是祭神的禮物。祝釐，是禱神求福。文帝十四年春，下詔說：一應祀典，神祇壇場狹小的，比舊時都要充廣。珪幣缺少的，比舊時都要增加。以致敬于神，不可褻瀆。又詔書內一欵說：吾聞祠祭官，凡祭祀之時，祝文上的說話，都祈禱神福，歸於朕躬，不為百姓。朕心裏甚是慚愧。這福必須有德，然後能饗。

今以朕之不德，而欲專饗其福，獨擅其美，私厚於一身。那百姓每都不得預，這乃是加朕的罪過，而重其不德也。今後一應祭祀，只着祠官致敬，盡禮無得仍前歸福朕躬。有所祈禱，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文帝詔廣增壇場珪幣，而無所祈，可謂能敬而遠者矣。然有天下者，不以一己之富壽康寧為福，而以百姓之和平安樂為福。此文帝所以不欲專饗，而必與百姓共之也。歷觀前代人君，其好禱神祈福者，莫如秦始皇，乃身致亂亡之禍。以及子孫，至今笑其愚。其不欲禱神祈福者，莫如漢文帝，乃身享治平之福。以及子孫，至今頌其美。可見人君之所以為福者，在德而不在禱矣。此又主百神者之所當知。

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

水旱青



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廢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

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文帝十七年。改爲後元年。因連歲災傷。下詔說道。近來數年。五穀不收。今又有水旱疾疫之災。百姓困苦。朕甚憂慮。然變不虛生。必有所以致之者。但我愚暗不明。不曉得過失所在。想是朕之政令有所闕失。而行事或有過差。歟。抑或上而不能順天之道。下而不能盡地之利。明而人事乖戾。失和幽而鬼神怠廢。不祀歟。果何由而致此災變也。朕又思想。莫不是百官之俸祿。或缺以致侵漁百姓。無用之興作。或多。以致濫費民財歟。不然。何其民食之寡乏如此也。夫料度如今的人民。比古時不見時。不見加少。算計如今的人民。比古時不見



加多。若以戶口較量田地之數。不但比古時一般。覺得如今田地尚寬廣有餘。宜乎民食充足矣。而乃甚患不足者。其過咎畢竟安在。莫非古時力本者多。用度有節。如今百姓却每每從事於商賈末藝。以妨害農功者太多。歟。或是造為酒漿。以糜費米穀者太多。歟。或是豢養六畜。而食人之食者太多。歟。凡此小大的事理。我反覆思之。未得其當。故特詔下御史大夫。可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以上。及博士等官。大家商議。但有可以消弭災變。佐助百姓之急者。各任你每意見。為國家深遠思慮。明白開陳。無所隱諱。可也。夫天災流行。雖明君在上。不能必無。惟文帝不諉於適然之數。而反躬自責。博求所以弭災之道。此所以雖遇災變。不為民害也。當是時。百姓殷富。戶口蕃息。有由然哉。

露臺  
費  
百金之

下敦  
為天下  
先

班固贊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



金錢

文帝

務以德

化民

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班固。是漢朝史臣。嘗作漢書。於文帝本紀之末。贊美他許多好處。說道文帝即位以來。通計二十三年。所居的宮室。所遊的苑囿。所乘坐擺列的車馬。所服御的衣裳器物。一一都遵守先世之舊。無所增加。若這苑囿地土等項。雖是舊時所有。或有不便於民的。便都從

寬減省。以從民便。寧可使百姓得此便益。不肯厚於自奉。以妨民也。一日要在驪山上造一露頂高臺。叫工匠來估計。那所費的價值。說該用百金。百金是一千六百兩。文帝說。這百金貲財。在民間中等人家。可分十家的產業。今我承繼着先帝的宮室。常恐享用過分。玷辱了這去處。又要那臺何用。豈可與此無益之工。而破費民間十家之產乎。因此就停止了工作。其愛惜財用如此。文帝自家所尚的袍服。止用大綈。是黑色。綈是粗厚的段匹。只取耐穿。不尚華采。當時有箇慎夫人。是文帝所寵愛的。他穿的也是朴素的衣服。長不拖地。用的帷幕帳幔。也都不用文繡。自家敦尚朴素。以為百姓每倡率。使天下風俗都化為儉朴。其尋常服御如此。生前預造陵寢。在霸水上。叫做霸陵。這霸陵裏面擺設的。都



是瓦器。不用金銀銅錫等物裝飾。依着那山勢。便做葬處。不復築土為墳。勞費民力。其山陵制度如此。南越王趙佗。恃其強大。自稱南越武帝。占據着海南地方。抗拒中國。文帝不行誅討。乃召其宗族兄弟。在中國的都與他官爵賞賜。以恩德懷服其心。其後趙佗感激就去了帝號。自稱藩臣。終身不敢倍漢。先年曾與匈奴單于和親。約以長城為界。不相侵犯。後來匈奴背約。常時入邊搶掠。文帝也不與他計較。只着各邊將士隄備防守。驅逐出邊。便罷。不曾發兵深入。惟恐損傷了百姓生命。多費了兵馬錢糧。其制禦夷狄如此。吳王濞稱病不朝。已有反謀。文帝道他年老。乃賜之几杖。免其來朝。並不曾發覺他的奸詐。羣臣袁盎。鼂錯。賈誼等。或上疏諫諍。或因事論說。雖常觸犯忌諱。過于切直。也都寬容假借。

納用其言。並不曾嗔怪他。將軍張武曾受人餽送的金錢。事頗發覺。文帝只說他家貧。反賞賜他財物。使他心裏慚愧。自知省改。並不曾播揚他的過失。其優待正下如此。那時行出來的政事。說出來的議論。專要休養生息。以德化民。不用刑罰。是以四海之內。財力豐富。戶口蕃庶。人人興起于禮義。樂為善而恥犯法。遂致風俗淳厚。刑罰減省。一歲中。總計天下有司決斷的輕重獄囚。不過數百。庶幾有古時刑錯不用之風焉。其真可謂仁德之君哉。這是班固總論文帝之德。而以仁之一字稱之。然嘗考文帝之為君。見事極其明察。行法極其剛斷。而史臣只以仁稱之者。蓋其明而不失之苛細。斷而不傷于刻薄。皆有慈愛惻怛之意。行乎其間。所以能固結人心。培養國脉。漢家四百年之天下。皆基于此。後世







通鑑直解卷之八  
漢孝景皇帝  
名啓。是文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三年。梁孝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竇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王以此益驕。

通鑑直解卷之八

漢孝景皇帝

名啓。是文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三年。梁孝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竇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王以此益驕。

東  
三  
實  
嬰  
引  
卮  
酒  
進



景帝與梁孝王。同是竇太后所生。甚相友愛。景帝即位之三年。梁孝王自本國來朝。那時景帝未曾册立太子。一日與梁王宴飲於宮中。因酒酣。從容與梁王說。朕千秋萬歲之後。把天下傳與王。梁王起來辭謝。雖曉得景帝此言。未可便為定准。但心裏也自家暗喜。竇太后聽說。亦信以為然。那時有詹事竇嬰。是竇太后的從姪。在宮中侍宴。恐此言一出。或開爭亂之端。乃斟上一杯酒。捧進與景帝諫說。今之天下。非主上之天下。乃高祖所傳之天下也。既承繼高祖的基業。便須遵守祖訓。彼父終子繼。世世相傳。不用兄弟繼立。此高祖之約也。主上雖友愛梁王。何得違背祖訓。而擅與之。以天下哉。太后正喜間。忽被竇嬰問阻。因此憎惡竇嬰。除了他的門籍。不許再入朝。梁王因此白負他。後日有天下之分。

越發驕縱。車服宮室。都替擬天子。又陰殺朝廷議臣袁盎等。幾取殺身亡國之禍。皆景帝一言有以誤之也。大抵事有定分。別人無爭心。况以天下相傳。苟無一定之約。而得以私愛行於其間。鮮不起爭而召亂矣。漢家父子相傳之約。蓋亦有見於此。景帝溺愛輕許。以驕梁王之心。及其罪狀彰露。乃從而窮治之。使母子兄弟之愛。幾於不終。所以史佚說。天子無戲言。豈不信哉。

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

設醴



卽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醴是甜酒。鉗是犯罪囚奴。以鐵鉗其頸。初高帝有異母弟劉交，封于楚。後謚為元王。元王甚賢，雅好生。這三人業。講習詩為楚王。就加敬禮。時好酒，不能樣甜酒與。士名郢客。  
弟劉交，封于楚。後謚為元王。元王甚賢，雅好生。這三人業。講習詩為楚王。就加敬禮。時好酒，不能樣甜酒與。士名郢客。  
用這三人做楚國中大夫之官。甚常置酒筵宴他三人。因穆生性不多飲，每置酒時特為穆生別設一他飲。此後遂以為常。到元王子夷孫王名戊，三世繼立，都依着這舊

規行。每宴必設醴酒。王戊卽位之後，漸漸驕慢。一日宴會，忘記設了。穆生宴罷退去，便說道：「我如今就該告休長往矣。蓋醴酒不設，雖是小節，然因此見王的意思已懈怠了，不着我輩在意。日後輕視，何所不至。我若不去，必且得罪。他日楚人將鉗我之頸，驅役於市上，做囚奴而後已。到那時求去遲了，遂稱病辭謝而去。其後王戊與七國謀反，申公諫正。王戊發怒，遂將申公罰在市上，穿着赭衣舂米。然後知穆生之超然遠舉，真智士矣。易所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其穆生之謂乎。後之禮賢者，當以王戊為戒。慎毋始勤終怠，而使君子有去志哉。」

### 世宗孝武皇帝



名徹。是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廟號世宗。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

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曰。臣

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

天盡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彊勉學問。

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

有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

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

武帝三

與甚可

畏

德日起

而大有

功

道者所

繇適下

治之路

樂教化之功

### 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廣川。是漢縣名。在今景州地方。歷代天子即位。只紀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原無年號。至武帝即位之初。特起一年號。叫做建元。自後每

朝都有年號。實始于此。建元元年冬十月。下詔有司。着薦舉各地方上所有德行賢良。操履方正。能直言極諫的士人。都到闕下。武帝

親自發一策題。試問他說。古今治道。興廢不同。果是天命。抑由人事。那時獨有廣川縣人

董仲舒對的策。好。說道。臣觀天人一體。此感彼應。毫髮不爽。有道的。天便眷佑。無道的。天

便棄絕。其相與之際。甚是可畏。然天心仁愛人君。若非無道之甚。必不可悛改的。天還畱

意於他。屢出災異。以示警懼。要他省改。無不欲扶持而全安之。故亂者可治。廢者可興。其



事只在人君夙夜彊勉。以承天意而已。能彊勉於學問。讀書窮理。以明此道。則聞見日漸廣博。而智慮越發開明。能彊勉於修為。反躬實踐。以行此道。則君德日漸崇起。而功用自然弘大。彊勉之有益如此。且這道理。由之則治。不由之則亂。乃是人君所由以到那治處的路頭。其具則仁義禮樂四者是也。自古聖王。只以此四者之道。教化天下。傳及子孫。故身雖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至數百歲。如夏家四百。商家六百。周家八百。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效。蓋此道常在人心。歷世不忘。是以享國長久。非天命之有所私厚也。然則仁義禮樂之道。豈非萬世人君之所當務者哉。嘗觀春秋戰國以來。申韓蘇張之說。盈滿天下。至秦而焚書坑儒。三代之禮樂。教化蕩然無復存者。漢高不事詩書。文帝又修玄嘿。是以

王道廢缺。禮樂不興。仲舒此策。詞若迂緩。而意實醇正。漢家經學。自此興起。不可謂非其功矣。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

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

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為

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

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

周道  
然復興

人君正  
心以正

朝廷



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董仲舒對策又說。國家之行的政事何如。前代長久及傳至幽王。厲王。周道遂只是幽厲肆行暴虐。不肯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滯。補其敝壞。以昭明文武遂燦然中興。此乃夙夜不致也。由此觀之。人君欲國可不以興道致治為務哉。全在人君之一心。誠使為其心。虛明光大。不為一毫來的政事。發出來的號令。

盛衰只看人君所隆盛的。莫過於周。衰其實道未嘗亡。率由先王之道耳。奮發有為。興其廢之功業。周家治道怠。力行善政之所。家長盛而不衰者。然治道不可外求。人君者。先能自正。私意所蔽。則行出必皆合天理。當人

心。而可以正朝廷矣。朝廷正。則必能進賢退不肖。使羣臣皆奉公守法。竭力效忠。可以正百官矣。百官正。則禮樂教化。四達不悖。以正萬民。以正四方。無遠無近。蕩蕩乎。自無一人一處之不歸於正者矣。君德既正。天心自協。至和薰蒸。無有邪氣。于乎其間。是以陰陽均調。而風雨時若。羣生和樂。而萬民滋殖。凡世間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備至。而王道大成矣。蓋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災異之所由臻也。然其本。則在人君之一心而已。所以古語說。君心為萬化之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意蓋如此。董仲舒對武帝三策。其正心一言。實萬世帝王為治之本。人君果能體而行之。則二帝三王之盛。豈難致哉。



民之從  
利如水

王者以  
教化爲  
大務

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  
致之執。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  
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  
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  
也。夫萬民之趨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  
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  
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  
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息

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董仲舒對策又說。王道固在正心。以正朝廷。  
百官萬民。四方而諸福皆至矣。然也有聖人  
在下。勢位卑賤。而不得致的。如今陛下貴爲  
天子。富有四海。所居的是得致之位。所操的  
是可致之勢。且有聖德。又是能致之資。卽位  
之初。觀其施爲。高出世主一等。而恩澤又深  
厚。智識明達。而意思又美好。憐愛百姓。而好  
慕賢士。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然而陰陽或未  
必調。風雨或未必時。諸福之物。或未必至。這  
是何故。只爲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故太平  
之業。猶未致也。夫常人之情。見利則趨。就如  
水之趨下一般。水性趨下。必須隄防。障禦。人  
情趨利。若不把教化來做。箇隄防。怎能勻得  
住。古時王者。曉得這道理。故居南面。而治天



下。莫不以教化所繫者大。而專力於此。在京師中。則立太學。以教於國。在各郡國。則設庠序。以化於邑。這太學與庠序裏面。都設師儒之官。取民之俊秀者而教之。用仁去漸染。他用義去摩厲。他。用禮去節制。他。所以民都興於仁義禮樂。不用嚴刑重罰。而民自不犯法禁。由上之教化素行。而下之習俗淳美。故也由是觀之。欲致諸福。在行王道。欲行王道。必先教化。治天下者。當知所務矣。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

更張乃可鼓

更化則善治

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

董仲舒對策又說。王道之先務。固在於教化矣。况秦廢教化。而任威刑。漢承其後。不可不變。自古聖王承繼亂世之後。必須鑒其失。而矯其弊。把那亂世所行的事。一切掃除革去。乃可以新天下之耳目。建太平之事業。譬如彈琴瑟的。若絃不和。調到那極處。必須解下這絃來。從新安上。方纔彈得。若為政的。前面的行事。如今若壞到極處。必須從新更改。釐



正一番。方纔治得。所以漢家自高帝得天下以來。歷惠帝。文帝。景帝。都要天下治平。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其失只在於時當更化。而不能更化。尚仍秦之舊故也。古人有言。臨着淵水。羨慕那遊魚。徒羨何益。不如退去結網來。打取這魚。如今臨政治民。願治功成就。徒願何益。不如革去舊弊。從新更化。蓋結網則可以得魚。更化則可以善治。既能善治。則陰陽調。風雨時。羣生和。萬物殖。天災人害。日漸消去。嘉祥美福。日益招來。此國家之所以興。非獨天命。皆人事所致也。這是仲舒第一策。勸武帝更改秦法。圖新治理的意思。然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武帝承秦之亂。風俗彫敝。故仲舒陳更化之言。若承繼治世。守祖宗之鴻業。則又當率舊章。遵成憲。而不可妄意紛更矣。

教化漸而仁義

尊所知

高明光

聖王之治天下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大學賢士所關

三王之盛易為

堯舜之名可及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

囚圜。是牢獄。初董仲舒所對。頭一篇策。既已稱旨。武帝又出一策。題問他說。殷人執五刑。以懲姦惡。然周之成康。不用刑。而天下治。秦人用嚴刑。而天下亂。所以不同者。何故。於是董仲舒又對說。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以學校教化為先務。其率教而有德者。則與之爵

祿。以養其德。不率教而陷於惡者。則用刑罰。以威其惡。夫其教化素行。而德刑並用。如此所以。那時的百姓。都曉得禮義。而恥於為惡。以犯其上之法。殷人之所以能勝姦惡者。蓋以教化為先。而用刑以輔之。非專恃五刑之效也。周武王遭紂之亂。不得已行大義。伐紂而併誅其黨。以除天下之殘賊。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不得不然也。及天下既平。周公卽制禮作樂。修明教化之具。以潤色太平。馴至成康二王之時。治道隆盛。刑措不用。牢獄中空。虛沒有囚繫者。四十餘年。蓋亦本於教化之所漸染。仁義之所周流。化行於上。而俗美於下。故耳。豈刑威之所能致哉。教化之功。一至於此。今陛下并有天下。殊方絕域。莫不服從。雖三代盛時。無以過矣。然而教化之功。未加於百姓。不能與三王並隆者。只是陛下之心。



未曾加意於此焉耳。昔曾子嘗說人能於所聞的道理。尊信而不疑。則德日進於高明矣。於所知的道理。力行而不懈。則業日積於光大矣。可見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只在一加意尊行之間而已。今陛下發策。追慕成康刑措之隆。其於三王之教化。亦既聞而知之矣。臣願陛下就把這箇治道。立實心於內。而極力以行之。不爲慕古之空言。則教化修明。風俗淳美。太平之業。可以坐致矣。又與三王何異哉。夫治天下之道。莫要於用賢。而賢才之在天下。又貴於素養。若平時不能作養。那爲士的。一旦便求其有用。正如美玉未曾雕琢。便要求其文采。豈可得哉。故欲求賢。必先養士。三代之時。內設太學以教於國。外設庠序以化於邑。然庠序之教。止於一方。人才尚少。若

養士之大者。莫如太學。蓋太學聚天下賢

士而教之。乃賢才所由進用的門路。若從這裏加意作養。時常考試詢問他。以盡其材能。成其德業。則英俊之士。宜可得矣。既徧得天下下的賢人而用之。由是以天下之才。治天下之事。則三代的盛治。可以易致。而堯舜的盛名。亦可幾及也。這是仲舒第二策。勸武帝先教化而後刑罰。興太學以養人才。可謂得王道之要務。至於尊所聞行所知二語。尤爲緊切。蓋天下事。非知之難。惟行之難。武帝所慕者。成周之治。而所行者。亡秦之政。欲以比隆於古。不亦遠乎。故仲舒此言。真深中武帝之病。而後世人主。有志於慕古者。毋若武帝之空言哉。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敬。

道者萬世亡敝



道之大原出于天三聖相授守一也。虞夏不言損益。繼治世者其道同。漢正損益。文。

周尚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絲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仲舒既對了第二策。武帝又出一策。題問他說。二王之教。所尚不同。莫非是道有異乎。於是仲舒又對說。這道是古今天下所共由的。就使行之萬世。豈有弊病。其有弊病。乃是後

來人肆意妄行。失了這道。故也。如夏禹開國之初。崇尚忠厚。到後來風俗變得都驕恣了。故殷湯繼之。不得不改尚敬畏。敬畏之久。又變得忒質朴了。故周文武繼之。不得不改尚禮文。是文以揀敬之弊。敬以揀忠之弊。矯偏歸正。損益就中。事當如此。至於道。則豈有異哉。蓋這道之大原。乃從天出。自然而然。大至今不變。則道亦不變。自古聖王。不過順天道而推行之耳。是以禹承繼舜。舜承繼堯。這三箇聖人。以聖繼聖。遞相傳授。守着一箇道理。無有弊病。既無弊病。何用救正。故堯舜禹之間。不聞有損益釐革的事。正以其道之同。故也。這等看來。可見聖人承繼治世之後。其道則同。如夏繼虞。虞繼唐。是也。承繼亂世之後。其道則變。如周繼殷。殷繼夏。是也。今漢繼秦。大亂之後。周家所尚的儀文。已流蕩澆薄。到



極處了。今日正該漸漸減損。周家的儀文。崇尚夏家的忠厚。以救正之。然後教化可行。而風俗可易。此乃繼亂世之道。不得如此也。大抵世變之日。趨于文。如江河之日。趨于下。在周末世。孔子已嘆其過於文。而欲從先進。况漢世乎。仲舒斯言。真抹時之論也。抑非特漢世為然。自漢以來。虛文日盛。實意漸漓。可教化之責者。宜三復於斯言矣。

春秋大一統

天地常經

統紀一

而法度明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六藝。即易。書。詩。春秋。禮。樂。之六經。董仲舒又對策說。春秋之義。天下諸侯皆統于天子。稟其制度。無敢違異。可做大一統。這乃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不可一日不明者也。如今學術分裂。民無適從。師之所傳。各為一道。人之所持。各為一說。六經之外。殆有百家。方術各異。指意不同。紛紛然爭立門戶。此是彼非。各欲行其所學。所以為人上者。被諸家的議論說亂了。亦無以主張國是。而成一統之治。斯大亂之道也。臣愚以為天下所當誦習者。正是孔子所刪述的六經。其餘諸家。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如申不害。韓非。為刑名家。蘇秦。張儀。為縱橫家。如此等類。都是邪說。該一切禁絕之。勿使並進。凡師之所以為



教弟子所以為學。有司所以薦舉。朝廷所以  
取人。都只以孔子六藝為主。然後統紀可一。  
而法度可明。百姓每始知所適從矣。蓋漢家  
承秦之後。士習申韓蘇張之術者。皆在所舉  
故仲舒第三策篇終。請禁絕之。使聖道不雜  
於功利。六經不晦於異端。此其所以為醇儒  
也。至今百家滅息。而孔子之六藝。如日中天。  
若仲舒者。不獨有功於漢。亦有功於萬世者  
哉。

及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  
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粵王句踐與大夫  
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

越有三  
仁何如

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  
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未嘗  
有一仁也。

粵未嘗  
有一仁

句踐是粵王的名。泄庸與文種。范蠡。都是越  
王的臣。五伯是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  
王。秦繆公。董仲舒對策之後。武帝除授他做  
江都國相。出事江都。易王劉非。易王是景帝  
之子。武帝的兄。平素驕貴。又好勇力。仲舒既  
為國相。時常以禮法輔導匡正之。易王因此  
感動也。知敬重他。一日問仲舒說。昔春秋時  
粵王句踐發憤苦志。欲報吳讐。與其大夫泄



庸文種范蠡三人共圖之。竟用這三人的計策。舉兵伐吳。遂滅其國。粵王自此強干天下。得與中國之會盟。三人之功大矣。昔孔子稱微子。箕子。比干。是殷時三角仁人。寡人觀此。庸種蠡。霸粵吞吳。功業不小。說粵也有三仁。不知何如。董仲舒對說王把仁許這三臣。不過取其功耳。殊不知所謂仁人者。其存心處。實但知有道理。不知有利鈍。義之所在。就守正而行之。更無一毫圖利之心。道之所在。則秉公而明之。絕無一毫計功之念。純乎天理。一無所為而為。這纔是仁者之心。少涉私意。便是佞道。乃仁人之所深恥者。所以孔子之門。就是五尺童子。猶知道道理的。也。羞稱五伯之功。只為他專尚詐力。假借仁義以濟其私欲。故也。夫五伯之功。猶為聖門所羞稱如此。今觀泄庸種蠡。功既不高。干五伯。而任術逞

力滅人國家。覆人宗祀。其專尚詐力。不顧仁義。比之五伯。殆又甚焉。這等看來。粵何嘗有一仁乎。按是時江都王驕恣不奉漢法。觀其羨慕於陰謀併國之臣。則其邪心已萌。故仲舒明正道以陰折之。所謂以禮匡正。即其事也。後其子建竟以謀反誅。豈非貽謀不善。世濟其惡。以致此哉。若仲舒所論五伯義利之辨。尤足以見其學術之純正。漢世儒者所不及也。

上雅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東帛加



為治不  
在多言

為治何  
力行何  
如

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  
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願力行  
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  
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  
改歷服色事

推轂是推舉引薦人如推轉車轂一般魯邸  
是京師中設有魯王府第處如今之諸王節  
歷是曆書武帝平時嚮慕儒者的學術那時  
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也都好儒術君臣意合  
於是竇嬰田蚡其薦舉當時名儒趙綰做御  
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趙綰以古時天子有

明堂之制順四時月令之宜以朝諸侯聽政  
事奏請立之但其制度一時考究未明以其  
師申公是當時名儒博通今古乃薦之於武  
帝請召用之申公即是前時與楚元王同學  
者此時歸老在魯國武帝特遣使臣將幣帛  
一束加上玉璧以為聘禮用蒲輪安車駕駟  
馬而迎之申公到京武帝就延見他訪問治  
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已老耄了言語質直  
就對說為治也不在多言只看其力行何如  
耳能着實去行便可以致治議論徒多反生  
惑亂無益也這時武帝正好文辭見申公對  
說如此意向不同故默然不喜然心裏思量  
既已招致他來了不好就遣去只着他做太  
中大夫暫安下在魯王府中與趙綰王臧等  
商議明堂的制度及天子巡狩郡國改正朔  
易服色等事其實無重用之意矣夫申公雖



吾亦欲  
除吏  
田蚡請  
考工地

非醇儒。然力行一言切中武帝之病。乃為治者。所當體驗也。武帝徒慕儒者之名。而不能用。此豈真能好儒者哉。然東帛加璧。安車駟馬。實一時禮賢之盛舉。亦後世所僅見者也。六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

### 庫是後乃稍退。

田蚡是皇太后之弟。武帝的母舅。初封為武安侯。漢初丞相皆以列侯為之。武帝即位之六年。以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恃其貴戚。習為驕侈。營造第宅。必窮極壯麗。比別人家的房屋。獨為華美。論甲乙次第。他為諸第之最。買置田園。都揀擇上等肥美之地。極其膏腴。以為奉養游觀之所。時常遣人市買各郡縣中貨物。往來道路。絡繹不絕。又貪而好利。多受四方賄賂餽贈之物。所以其家蓄積的金銀寶玉。與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之物。極多。不可記算。其奢侈如此。蚡又以太后之故。得出入宮禁。時常入宮奏事。武帝便與他坐了說話。留連許多時候。纔出。但有所言。無不聽從。蚡所薦舉的人。不拘資次。或從草野中。徑與



他做食二千石俸的大官。漸漸使主上的威福之柄都下移了。武帝因此漸不能堪。一日因見他選的官太多。乃責問他說。你自家選的官吏。盡了不會。我如今也要選些官吏。蓋責其專擅。不知有朝廷也。田蚡又曾討要少府考工的官地。蓋造房屋。武帝發怒說。你這等求討。再無厭足。何不把國家藏兵器的武庫都占了去罷。蓋甚言其不可。以折其驕恣之心也。田蚡自後方纔懼怕。稍稍退抑。這一段見武帝之剛明。能制抑外戚。使之不敢為非。然原其本。失在用他做丞相。秉國政。彼富貴驕奢之人。識見短淺。一旦操握權柄。欲其不為非。豈可得哉。昔文帝時。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文帝欲用之。為相。後竟以外戚之故。遂舍之。而用申屠嘉。故竇氏得長保其富貴。而朝廷亦不至於寡恩。若文帝之防微杜漸。則

又過於武帝遠矣。

以汲黯為主爵  
都尉  
汲黯以  
嚴見憚  
汲黯為  
節發倉  
歸節伏  
矯制之  
罪

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謂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東海郡的太守。姓汲。名黯。武帝聞其在地方守已愛民。廉能卓異。遂陞他做主爵都尉之



官漢時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汲黯以太守而為九卿蓋因其賢而超遷之也史臣因敘汲黯之為人說道起初汲黯做謁者之官主引奏贊禮之事常在朝廷左右以嚴正為武帝所敬憚曾因河內郡失火延燒了千餘人家武帝使汲黯持節往那裏驗看火災汲黯還朝復命說道這是百姓人家不謹偶然失火房屋連接因而延燒非關天災不足憂也臣經過河南地方見貧民遭水旱之災饑饉流離者至萬有餘家甚者或父子相殺而食之災變至此深為可憂臣目擊百姓困苦宜行賑濟若待奏聞朝廷恐緩不及事謹從權宜輒自持節發倉中米粟以賑濟之然未奉明旨擅便行事臣之罪大矣今請納還使節退而伏受矯詔之罪武帝聽說喜汲黯能宣布生恩全活民命反以為賢而宥之按春秋之

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水旱為災人民相食汲黯即以便宜發粟拯萬姓之命消不測之變可謂得春秋之義矣然非遇明哲之君鮮不以專擅而得罪者而武帝乃能嘉其功而恕其罪不拘責之以文法其雄才大度亦於此可見故觀汲黯之事可為人臣任事者之法觀武帝之赦汲黯可為人君任人者之法

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淨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

內多慈  
而外施  
仁義



甚矣汲黯之顛

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汲黯何如人

責育不能奪稷臣

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顛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矣。

數。是責其罪。請告。是給假。守城深堅。是說人有持守。臨大節而不可奪。譬如為將者。固守城池。深溝堅壁。不可攻奪的意。思責育。是孟賁。夏育。二人古之有勇力者。汲黯在東海郡做太守時。凡臨治官事。統理百姓。只好清淨簡默。與民相安。其治務在順着那人情事。理之自然。無所作為。不欲多事紛擾。一切設施措置。止是引用大體。不拘那瑣屑事例。其為官如此。然汲黯為人。生性倨傲。少有禮文。但聞的人有過失。便當面挫折他。不能含容在心裏。必說出而後已。那時武帝方招致天下文學儒臣。會聚在殿廷。講圖治理。武帝是箇好名之君。每與羣臣議論。必高談仁義。遠慕唐虞。動輒說我要如此。我要如此。其實不能



躬行。汲黯當衆人面前。唐突對說。古者帝王之治天下。皆以正心誠意。無私寡欲爲本。今陛下。心裏聲色貨利。種種私欲。紛擾於中外。面却要行仁義。這等樣。却怎麼學得那堯舜聖君。而成唐虞之治乎。武帝因汲黯當衆取辱他。心不能堪。默然不語。發怒變色。因此罷朝。公卿大臣以黯觸犯忌諱。禍且不測。都替他驚恐。武帝平素却知道他爲人。退去宮中。對左右說。汲黯爲人。何其直。戇之甚。一至於此。及羣臣朝退。或戒責汲黯說。他言語太直。面斥主上。非事君之禮。汲黯說道。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凡事正欲其直言盡諫。以共成君德。豈是要依阿從諛。順承意旨。陷主上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做朝廷的官。須是守正。直道。方爲稱職。若唯務自愛其身。緘默避禍。自己一身。雖是全了。却不玷辱了朝廷官職。

夫汲黯之面諍。雖若傷於太激。而其剛方正直之節。則有大過人者。故武帝因此亦有取焉。他平日多病。一日因有疾。同僚官莊助替他請假調理。上因問莊助說。你評論汲黯之爲人。何如。莊助對說。汲黯之爲人。可大受而不可以小知。若使他尋常任職居官。其才能也不見有過人處。若着他輔佐少主。當危疑之際。正色立朝。城守深固。一切禍福利害。都動搖他不得。人欲招之。未必能來。欲麾之。亦不能去。其操守堅定。確然不移。就是孟賁夏育那樣勇力。亦不能奪其志。而易其守矣。此汲黯之所長也。武帝說。此論誠然。古有社稷之臣。爲國家所倚賴。國在與在。國亡與亡。至如汲黯之忠直。近于古之社稷臣矣。夫武帝能容汲黯之戇直。且稱爲社稷臣。可謂有知人之明矣。然立朝未幾。而卽出之於淮陽。不



竟其用。則亦何貴于能知哉。大學說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正武帝之謂矣。

二年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

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

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

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

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

丹砂可化為黃金  
始親祀  
遣方士  
求神仙

封老。是養生延年之術。封禪。是祭泰山之禮。加土於山上。叫做封。設壇於山下。叫做禪。安期生。是古之仙人。武帝元光二年。此時即位。已八年。頗好祈禱鬼神之事。有箇方士李少

君。平日會使些妖術惑人。聞武帝好鬼神。乃奏獻祭竈祈福却老延年的方術。武帝甚尊信他。少君說道。祭竈則可以召致鬼物。點化丹砂。便成黃金。把這金煉成靈丹。服食之。使人添壽。而東海蓬萊山中的仙人。也可與相見。既見了仙人。因而行封禪之禮。則仙道可成。而長生不死矣。又說他曾遊海上。見安期生。於是武帝慕其術。始親自祭竈。燒鍊黃金。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仙人安期生之類。那海上燕齊等處。妖言怪術的人。見武帝好神仙。都欲欺哄朝廷。希圖富貴。多更迭而來。爭談神仙之事。大抵人主之心。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見。則小人即以其術投之。逢迎煽惑。無所不至。武帝只為好鬼神。信方術。求長生。而方士邪人。遂乘其間。自少君以祀竈之說。進其後。少翁。栾大。公孫卿之屬。紛紛求售。



雖其術後皆無驗。以誣罔被誅。而君德為之虧損。海內為之虛耗。末年痛悔。亦無及矣。然則人主之於奸尚。可不謹哉。

匈奴入上谷。殺掠吏民。遣將軍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胡。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為胡所敗。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有將帥材。故每

節材

知人

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上谷。即今宣府。代。即今代州。雲中。即今大同。府。雁門。即今朔州。龍城。是匈奴中地名。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犯上谷地方。官吏百姓每都被其殺戮。搶擄。武帝乃遣四箇將軍。分路出去。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郡。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各領一萬人馬。往塞外征勦胡虜。獨有衛青從上谷出去。直到龍城地方。斬獲首級。并俘虜。共七百人。得勝回來。那公孫賀雖不曾敗。也無所得。公孫敖與李廣。都被胡虜殺敗了。公孫敖折了七千餘軍。李廣被虜人捉去。全軍盡沒。單身逃回。以此只有衛青。賜爵為關內侯。賞其功也。衛青本是平陽侯家人。出身微賤。然他平日會騎射。材力過



人。一旦貴顯。又能接遇士大夫以禮。極其謙  
謹。撫士卒以恩。致其體恤。那眾士卒每都懽  
喜替他出力。真有將帥之材。所以每次出塞。  
便有功績。當時武帝識他於微賤之中。拔用  
他為將。不待左右薦引。不拘尋常資格。天下  
由此都服武帝能知人也。夫材有可用。雖奴  
隸不棄。真知獨斷。迥出常情。此可為用人之  
法。然四將出塞。勞師遠征。喪卒幾二萬。獲虜  
僅七百。得不償失。  
此可為黷武之戒。

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與廉舉孝。庶幾  
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  
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

君子進賢受上賞

進賢受上賞  
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  
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  
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奏可。

武帝元光元年。曾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到  
元朔元年。已經六載。並不見有舉到者。這年  
冬月。又下詔說。道孝弟是百行之本源。廉恥  
乃士人之美節。古先聖王每加意於此。以風  
化天下。朕前此也曾深切告詔。郡國守令等  
官。務要典起清廉官吏。薦舉孝子順孫。庶幾  
使人有所激勸。勉而為善。以移風易俗。承繼  
先聖的美業。今却都不舉來。孔子說。十家的  
小邑。也有生質美好忠信之人。况以天下之  
廣。豈無賢人。堪以應舉的。今乃合一郡之中。



通不舉薦一人。是守令等官不能宣朝廷的德化。以究竟於下。而使積行之君子壅蔽而不得上聞也。且朕聞人臣能薦進賢士的。該受上賞。若蔽塞賢路。不能薦進的。該被顯戮。這是古道如此。如今何獨不然。你廷臣每可議擬那郡國守令。食二千石俸的官員。不舉孝廉者。應得何罪。於是有司會議奏說。前有詔書着各郡國舉孝。却乃不行遵奉。便於詔書有違。當以不敬論罪。興起廉能。揚清激濁。乃郡國守令之任。今不能察廉。便是不稱其任。當以不職免官。奏准俱依擬行。按武帝此舉。亦是良法。夫天下賢才。伏於草莽之中。朝廷豈能徧知。而郡國俗吏。但以簿書期會為事。又豈能以舉賢為急務。今既責郡國以舉賢。而又罪其不舉者。則人人畏罪而思自盡。天下賢才。豈有遺在草莽者哉。然非明核其所舉之是非。而行連坐之法。又或有苟且塞責者。此不可不知也。

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

參謀議。平津。是鄉名。武帝元朔五年。以御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漢初丞相必以列侯為之。今公孫弘起自儒臣。原無封爵。武帝乃封他為平津侯。此後遂為故事。凡拜相者。必封侯。實自弘始也。此時武帝方欲制禮作樂。開邊拓境。興起功業。公孫弘自以遭遇異常。責任隆重。恐他識見有限。不足以謀國事。稱上意。於是就丞相府東邊。立箇客館。另開一閣門。以延

丞相封侯自弘  
漢武  
人



見天下之賢人。與之參決謀議。其所得俸祿。多以供給賓客焉。蓋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故人君以之謀於宰相。而宰相又必以之謀於士大夫。集衆思以廣忠益。盡羣議以開聰明。這纔是大臣公忠體國之道。公孫弘之開閣延賢。庶幾有得於是。但史稱弘意思有隙必報。如出董仲舒。徒汲黯。則其所延者。未必皆賢人。而其所謀者。未必皆正論矣。後之相天下者。惟法弘之延賢。而戒其報怨焉。可也。

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大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加增太室祠。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公孫卿見大人迹甚大。羣臣

萬言萬歲者三

中

臣上

庶幾

東方朔

諫求仙

言見一老父牽狗。忽不見。上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還封禪。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還。羣臣上壽頌功德。天子旣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東方朔曰。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自至。乃止。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至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至甘泉。凡周行萬八



千里云。

緱氏。漢縣名。在今河南府中嶽。是嵩山。其東一山名大室。八神。是八方之神。宿音秀。音潘。是等待的意思。封。是加土。禪。是築壇。泰山。是東嶽。蓬萊。碣石。都是海中山名。九原。郡名。卽今河套之地。甘泉。宮名。元封元年正月。武帝信方士公孫卿之言。車駕親到河南緱氏縣地方。登中嶽太室山。行祭禮。那扈從官員在山下的。都說恰纔聽得似有呼萬歲者三聲。這是各官影響附會。以希武帝之意。原非實事。武帝却便信了。就詔祠官加增太室山的祭禮。給三百戶以奉祠事。遂往東去。巡行海上。以禮祀八方之神。公孫卿持節候神人無驗。因誑說。見神人長數丈。尚有足跡在地。甚大。羣臣都附和。也說適間見一老父率

狗。口稱要見天子。忽然不見。武帝以衆人的言語。與公孫卿相合。就信以爲諸臣所見者。必仙人也。因留往海上。守候仙人來。久之。竟無所見。乃回到泰山。加土於山上。築壇於山下。祭天地諸神。行封禪禮。那封禪的去處。夜間若有光明。晝間又有白雲。從所封處騰出。這也是羣臣附會欺詐。以此爲應驗。武帝回還。羣臣慶賀。奉觴上壽。都稱頌天子的功德。世俗傳說秦始皇封禪。沮風雨不得上。今武帝旣上封泰山。無風雨。正合方士所謂有封禪則不死。可上接蓬萊神仙者。而海上方士乘幾更言。蓬萊山諸神仙。若就可立見一般。於是武帝愈惑。心下欣喜。覬望得遇神仙。復往海上。等待候望。又親自渡海。去求蓬萊山仙人所居之處。以萬乘之尊。而親蹈風波不測之險。縱自輕。如天下何。當時侍臣有



箇東方朔。婉詞諫說。神仙只在人心。心靜便得。躁便不得。陛下但回宮去。澄神息慮。靜以待之。仙人將自至。何必遠求蓬萊。武帝纔止不行。而其心猶未忘。遂去傍海而行。北至碣石。巡遼西。歷北邊。至九原。經過許多地方。自正月出去。到五月纔回。甘泉宮。凡行過一萬八千里。其遠如此。千乘萬騎。勞費又可知矣。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

王首俗

累而立

馳

### 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泛駕是馬之奔逸。不循軌轍的。跡弛是落拓不檢。遺棄禮法的人。武帝好大喜功。內典制。外征伐四夷。紛紛多事。嘗欲求文武異才。而用之。及在位日久。一時名臣文武之士。或以年老物故。或以罪累見誅。看看凋落殆盡。不穀任使。乃於元封五年夏四月下詔說。道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待賢臣而弘功業者。故人主欲建非常的大功。必得那非常的大才。而任用之。然後功名可立。但要馬此非常之人。却不可以尋常尺度去論他。譬如養馬一般。有一樣馬。乘之即奔。立則蹏人。雖則不甚馴良。却有絕力。能一日而致千里。有一樣人。賦性豪蕩。不拘小節。往往為流俗所譏刺。雖則不甚謹厚。却有異才。幹得事。能立功名。



夫泛駕之馬。人但見其奔逸不循軌轍。便以爲棄物。跡弛之牛。人但見其落拓不循規矩。便以爲棄人。殊不知只要自家會駕御他。若御得其道。則馬之泛駕者。不害其能千里也。士之跡弛者。不害其爲有用也。如今天下的人。豈沒有智勇殊絕之士。苦爲繩墨所拘。罪累見廢。而伏于下位。遺于草野。如千里之馬。困于槽廐者乎。其令州郡等官。察吏民中。但有俊茂之才。超出等類。可以爲將爲相。及奉使遠方絕國。不辱君命的人。便有些微過細累。不必苛責。都舉薦將來。以備朝廷任使。按武帝雄才大略。銳于有爲。其用人往往不拘常格。如公孫弘以海濱牧豕之人。數年而至宰相。衛青霍去病。以侯家僕隸而爲大將軍。卜式桑弘羊。孔僅發於商賈。張湯趙禹。出于刀筆小吏。武帝驅策而使之。咸得其用。卒以

鞭撻四夷。滅加海內。亦可謂得用人之術矣。然天下自此日益多事。而士大夫皆馳騁于功名。不復知有名節行檢之可貴。以致廉恥道喪。風俗敗壞。則其所損亦豈淺淺哉。若古聖王之用才。則不然。明教化以養之。表節行以勵之。興之以三物。辨之以九德。貴賢而賤能。先德而後藝。故其風俗醇美。人才茂盛。卿大夫有素絲羔羊之節。而兔置之野人。皆可以爲腹心干戚。較之武帝之用舍。不可同日而語矣。後世人主。欲求賢以輔治者。當鑒于斯。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張勝常惠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召武欲降之。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

使匈奴



蘇武守節

蘇武守節  
旃  
北海牧

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

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單于是虜王的名號。窖是地窖。羝是公羊。乳是生育。武帝天漢元年。因匈奴遣使來通好。遂遣中郎將蘇武與張勝。常惠等往使匈奴。以答其禮。及到了匈奴國中。那虜王單于却轉加驕慢。不以禮相待。又使漢家先降順的一箇使臣。叫做衛律。呼召蘇武。以兵威逼脇他。要他降順。蘇武抵死不從。衛律乃將好言語哄他說道。我先年也為出差到此。只因懼罪不敢還朝。歸順了匈奴。幸蒙單于的大恩。就封我為丁靈王。統領著數萬之眾。馬畜滿山。其富貴如此。蘇君你若今日降順了。明日也就是這等富貴。何等受用。若不降。必遭殺戮。空把這箇身子。糜爛在草地裏。有誰知道。死而無名。雖死何益。不如降順的好。衛律



雖把這話去動他。蘇武也只不答應。衛律又恐嚇他說道。你如今不早聽吾計。到後面禍迫時。要再見我面。不可得了。於是蘇武大罵衛律。說道。汝本是漢家的臣子。忘恩失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以苟全性命。偷取富貴。乃不忠不孝不義之賊也。這等的人。我要見你怎的。衛律見蘇武志節甚堅。知其終不可脇。乃將蘇武的言語。回報單于。單于大怒。乃囚閉蘇武。放在箇大窖裏。絕不與他飲食。要餓殺之。蘇武手中只是持着那使節。遇天下雪。就取雪。和節上的旃毛并吞之。聊以充饑。捱到數日不死。匈奴見餓不死他。皆驚怪之。以爲神靈。不敢加害。又遷徙蘇武於北海之上。把一羣公羊着他牧放。與他說待這公羊下羔兒時。纔放汝歸國。夫公羊豈能生子。匈奴此言。所以示其終不得歸之意也。又分

別其同行官屬常惠等。各安置他處。不得相近。如此拘囚困苦者。凡十九年。而蘇武持節牧羊。竟不肯屈。夫死生在前。不足以動其心。而艱苦久歷。亦不能以變其節。古所謂不辱君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其蘇武之謂乎。

征和二年。初十一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且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



襲亡秦之迹

太子必能安天

下太子守

文之上

此者不得不然。乃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取具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

征和二年。是武帝在位第五十年。武帝早年無子。至二十一歲時。纔生一子。各據立為太子。初生時。武帝以得子遲。甚憐愛之。及太子長成。生性仁恕。溫謹。武帝却嫌他才能短少。

不似已這般雄才大略。從此太子之母衛皇后。與太子的恩寵。漸漸衰減。他母子心下疑慮。恐遭廢黜。常不自安。武帝知道他這意思。一日對皇后之弟大將軍衛青說。我漢家自高祖以來。凡事都只是草草創立。未得完美。又加以四夷侵陵。中國擾害。邊方我若因循不變更制度。興起禮樂。則後世子孫何以觀法。坐視四夷為患。不出師征伐。任其侵陵。無所懲創。則天下何由安寧。我為此故。內修外攘。紛紛多事。不得不勞動百姓。若使後世子孫。又復如我所為。紛擾不已。便與當時秦家一般。蓋秦家只因征伐不已。百姓勞擾。遂至於亡。我身後子孫若復如此。是蹈其覆轍矣。今太子敦厚簡重。性好安靜。必能保守天下。天下多事之後。要求箇謹守成法之主。豈有過於太子者。聞得他母子心下不安。你可將



我這意思。去曉諭他知道。着他安心。勿生疑慮也。大將軍頓首拜謝。太子平日見武帝南征北伐。用兵於四夷。天下勞擾。往往進諫。武帝笑說。如今四夷侵陵。必須征伐。勞動一番。纔保得百年無事。我今身任了這勞苦事。經營停當。却把安逸太平之福。遺下與汝。使汝坐享。却不是好武帝此言。與所以曉諭衛青者。其意相符。其謂身當其勞。而遺後世以安者。亦是本心。但人主於父子之間。不可輕露愛憎之端。此端一露。則奸人遂得而乘之。武帝只爲嫌太子才能少。不類已。此念一萌。其後江充。遂有所觀望。以行其讒謀。而巫蠱之禍起。太子竟坐死。不能自明。然則人主於子。愛憎之際。可不慎哉。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

子

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即田千秋上急變。訟人子寃。口子弄父兵。罪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

當何罪哉。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

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

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

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

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巫蠱。是師巫呪詛之術。湖。是縣名。即今河南閔鄉縣。武帝末年。宮禁不嚴。妃嬪宮人都與

歸來望思臺



外間師巫婦人交通。雕刻木人。禱祀祈福。其後宮人有彼此妬忌者。就說有人在背後呪咀主上。武帝信之。多所誅殺。遂成巫蠱之獄。讒臣江充因而誣陷皇太子。說太子也在官中行呪咀之術。太子忿恨不能自明。因發兵捕斬江充。長安城中。因傳說太子謀反。太子懼罪。走出湖縣地方。自縊而死。由是窮治巫蠱之獄。無辜被巫者甚衆。其後法司按問。通無指實。多有冤枉。武帝以此想起太子當初也是被江充誣賴。無處分辨。逼迫至此。倉卒懼罪。原無反意。心裏漸漸明白。知太子之冤。適有高祖廟寢殿裏一箇郎官。叫做田千秋。來上急變替太子申冤。說道。今律法上見子盜弄父親的兵器。罪止於答。在平民且如此。况天子之子。縱是擅發武庫兵。過誤而殺人。何罪之有。乃加以謀反之名。使之抱痛而死。

豈不冤哉。於是武帝乃大感悟。即召田千秋面見。說道。父子間的事。乃人所難言者。自從太子死後。誰人與他一言。今你獨明言太子之無他意。這乃是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不忍太子冤死。故使你來指教我的。你是祖宗賜我的忠良之臣。便當爲我的輔佐。於是就拜田千秋爲大鴻臚。列於九卿。把江充的家族盡數誅戮。以泄神人之憤。武帝哀憐太子無罪而死。乃別建一宮。叫做思子宮。又於湖縣築一臺。叫做歸來望思之臺。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天下聞而悲傷之。夫諛佞之臣。反覆傾險。以非爲是。將無作有。雖明達之人。亦往往爲其所惑。如伊戾之害宋太子。瘞費無極之害楚太子。建江充之害戾太子。其意唯起於希寵避罪。而其禍乃至於戕害骨肉。傾覆國家。然楚宋昏闇之君。被惑



固宜。以武帝之剛明，亦遭其慘毒而不能察。雖納千秋之說，滅讒臣之族，明太子之冤，然亦晚矣。夫大舜至仁，猶疾讒說之殄行。孔子大聖，亦惡利口之覆邦。况其他乎？後世人主，可不戒哉。可不察哉。

四年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

大鴻臚言是

有仙人

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武帝征和四年。在位五十餘年矣。一旦覺悟。前非乃自家悔恨。說道。朕即位以來。所行的事。多狂妄悖謬。如嚴刑厚斂。征討土木。禱祀等項。致使天下的人。憂愁困苦。不能聊生。深思既往之失。追悔無及。自今以後。凡事有傷害百姓的。濫費財賦的。盡行停止。於是大鴻臚田千秋進說。今方術之士。言神仙者甚眾。然求之數十年。絕無效驗。其不足信明矣。臣請將那方士。每都罷斥遣去之。勿令左道惑人。武帝說。鴻臚說的是。於是悉罷遣諸方士。之候求神仙者。自是之後。上每對羣臣。輒自歎。向時愚昧迷惑。被方士每欺誑。妄意求仙。



到今看來。天下豈有長生不死的人。凡所言的。都是妖妄耳。人但能節飲食。服藥餌。培養元氣。差可減少疾病而已。豈真有神仙不死者哉。夫武帝痛悔既往之非。一切更改。漢業賴此。遂以不墜。固可稱矣。然是時武帝行年已老。海內虛耗已極。而後知悔過。不亦晚乎。雖幸而不至於亂亡。然亦危矣。是以人君之圖治。必朝警夕惕。無怠無荒。或舉動一有不當。即如古帝王之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庶可免於他日之悔也。

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請遠出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恐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

民以趙過為搜粟都尉用力少而得穀多

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輪臺。是西域中地名。亭。是墩臺。隧。是開通的道路。擅賦。是額外加派的糧差。馬復令。是百姓領養官馬。該免徭役的事例。武帝往時。好大喜功。極意興作。內則求神仙。治宮室。外則征伐四夷。招來西域諸國。把國家的錢糧。都消耗了。百姓困苦。不得安生。到晚年。深悔他往日所為的。不是。乃下詔書說道。朕前此紛紛多事。以致天下不安。方悔之無及。今有司



官桑弘羊等。又奏請發兵募民。遠去西域數千里外。開墾田畝。屯種於輪臺地方。要就這荒遠去處。築墩臺。開道路。若依他所請。未免又徵調百姓。擾動勞苦。不得休息。非所以安天下之民。朕心惻然。何忍聞此。爲今之計。天下既以虛耗。務在嚴禁。有司官員。苛刻暴虐。停止那不時擅興的科派。使百姓每盡力於本等農業。縱是一時馬少。只當修舉舊例。着百姓每領養。免其雜差。其所派養馬匹。但以補足舊額所缺之數。不致消乏。武備便了。不必又別生事端。以致勞民動衆。這是武帝悔過的說話。自此之後。更不復出軍征討四夷。乃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今日任用的本意。只要休息愛養天下之民。使之殷富而已。於是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這趙過能行古代田之法。每田一畝。分作乾溝三條。溝

闊一尺。深一尺。叫做明。就這明裏栽種。待禾苗長時。却將土爬平了。以壅其根。所以收成倍多。又恐怕地力或薄。不能年年收成。他這明畝。每年更換一處。所以叫做代田。其用以起土去草。耕耘的田器。都有便利巧法。以教導百姓。每依他使用。不費大力。用力雖少。得穀更多。百姓每都以爲便。而從其教焉。武帝能用趙過。蓋真有意於富民者矣。夫武帝悔心一萌。而善政立見。雖曰已晚。然所以補海內之虛耗。固漢家四百年之人心。而不爲亡秦之續者。賴有此耳。人主不能無過。而貴於改過。豈不信哉。

後元元年。時鉤弋次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



霍光可任大事

畫周公

負成王

圖以賜

光

猶豫久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奉車都尉是官名。武帝後元元年。戾太子既死。有箇寵幸的趙婕妤住在鉤弋宮。就號為鉤弋夫人。他生得一子。名叫弗陵。懷身十四月纔生。此時年方數歲。形體壯大。異於常人。又資性聰明。多智識。武帝以其類已。奇異而鍾愛之。心裏要立他為太子。只為他年紀幼小。其母鉤弋夫人又方少年。恐怕後來或致母后干預朝政。又有呂氏之禍。因此猶豫不決。思量要求箇託孤寄命的好大臣。以後事付託之。遍察羣臣中。惟有奉車都尉霍光。乎

日侍從左右。小心謹慎。忠誠篤厚。堪以擔當大事。乃使黃門待詔的畫工。畫周公背負着成王朝見諸侯的圖。賜與霍光。蓋默示以託孤之意。要他將來輔佐少主。而行周公之事也。其後霍光果能擁立昭帝。盡忠輔政。折燕王蓋主之逆謀。漢業賴以不墜。武帝之付託可謂得人矣。



通鑑直解卷之八

音釋

蚡

音忿亦作颯說文云田中鼠也伯勞鳥變

黯

音煙黑也

樂

音鸞木也

拓

音撫

義

同又

緹

音溝山王子晉

登

仙處

又

躄

音蹄

音

簡

局也

駑

音務疾也

窖

音教地

齧

音孽咬也

旃

音

襲

音習衽袍也

蠱

音古毒也

閔

音同低

邠

音

向不久

隧

音遂墓道

眀

音吹古

婕

音舒

音捷

音

也

女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疆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讓是怪責的意思。初時蘇武既被匈奴遷徙在北海上牧羊。他自以漢朝的臣子。當時持節奉使而來。今雖被匈奴這等屈辱困苦。他一心只在中國。不肯改變。手裏持着漢節牧羊。睡時也持着。起來也持着。到久後。節上懸的瓔旄都脫落了。他還不肯拋棄。所以表其始終一節。無二心也。及匈奴壺衍觀單于。年少新立。又國內骨肉乖離。常恐漢兵襲他。於是衛律替單于謀與漢家求和親。願兩國通好。不復復侵擾邊界。漢家遣使者至匈奴。往答之。就與他討要先差蘇武等一班使臣。匈奴不肯放還。詳說蘇武已死了。於是蘇武的副

使常惠乃乘夜私見使臣。設一箇計。教他對單于說。我漢天子前日在上林苑中打獵。射得一隻鴈。那鴈腳上繫着一卷帛書。書上明寫着蘇武等。如今現在某澤中。你如何却說是死了。使臣就依常惠的言語。責問單于。單于不知是計。忽聽得鴈能傳書。有這異事。乃相視大驚。只得從實謝罪。與使者說。蘇武等委的在某澤中。乃放出蘇武等。送他回還。蘇武拘留匈奴。凡十九年。初奉使時。年方少壯。及還朝之日。鬚髮已盡白了。其忠義之節。久而不變如此。後來漢朝拜他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又圖畫其像於麒麟閣上。所以表揚忠義。而勸萬世之爲人臣者也。然蘇武在虜中十九年。身居北海無人之境。其心豈望後來尚有還朝之日。圖形漢閣。標名畫史哉。但以人臣事君。有死無二。義當如此。



從賢良

學之

知

時務之

要

稍復又

業

之業

就使當時喪身異域。埋名千古。而其心終不肯變。這纔是真實的忠心。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為人臣者。當以此為法。

秋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榷。是榷稅。酤。是賣酒。武帝之時。國家多事。財用不足。乃搜括天下的商稅。凡民間一應商販買賣的事。都是官府管領。權取其利。無有遺漏。就是賣酒小生意也。要經由官府。上納

稅課。謂之榷酤。夫以人君之尊。而與民爭利。如此。這是武帝的弊政。昭帝六年春。因天下舉到賢良文學之士。乃下詔問他民間所苦的何事。那賢良文學等。都說官家自賣鹽鐵酒酤。極不便於民。請罷其法。是年秋。始罷監賣酒酤的官。聽民間自行造賣。蓋從賢良文學之議也。初武帝時。甲兵土木。紛紛並起。徭役煩重。賦歛增多。至其末年。把海內的財力。虛耗殆盡。戶口人丁也減少了一半。天下幾於亂矣。及霍光輔佐昭帝。採納吏民之說。曉得當時政務的切要。只在休息養民一事。於是輕其徭役。以寬舒民力。薄其賦歛。以漸蓄民財。務與百姓每休息。不復去勞擾他。如此數年。海內安靜無事。與匈奴相結和親。不開邊釁。於是百姓家皆有蓄積。安生樂業。當初文景二帝富庶之業。至是乃稍稍復見焉。故



武帝之後。漢之所以不亡者。大抵霍光輔佐之方也。夫武帝勞擾其民。而天下幾亡。昭帝一休息之。而天下復安。是可見人君之政。莫先於養民。不但為一時救亂之宜。而實萬世為君者之所當念也。

元鳳元年。上官桀之子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納之。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蓋長公主內入宮為婕妤。月餘立為皇后。年甫六歲。於是桀安深怨光。而德蓋主知燕王且以帝兄不得立。亦怨望。乃令人詐為燕王上書。欲共執

人將軍  
安

退光書奏。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

孝昭  
上官桀

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

尚書左  
右皆驚

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人將軍  
應

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尚書。是管文書的官。昭帝即位第七年。改年號為元鳳元年。那時在將軍上官桀的兒子



上官安。是霍光的女婿。他生得一女。卽是霍光的外孫。上官安央託霍光將這女兒納入後宮。希圖做昭帝的后妃。霍光嫌他年紀忒小。配不得昭帝。不肯依從。這是霍光知禮守正的好處。上官安又去央託昭帝之姊蓋國長公主。替他引進。納入後宮。先做婕妤。一月之後。就立做皇后。年纔六歲。於是上官安父子深恨霍光。而感蓋國公主之恩。又知燕王旦原是帝兄。不得立爲天子。心裏也怨恨霍光。遂與燕王暗地交通。相與排陷霍光。乃使人假充做燕王差來的人。上本劾奏霍光說。霍光擅添幕府的校尉。謀爲不軌等事。趁着霍光告假休沐的這一日。上本。他却與公主就中哄着昭帝。准奏。共執退了霍光。這是上官桀等欺昭帝年幼。未能辨察。故相與設謀。共害忠良也。霍光旣被劾。待罪於外。不敢

入朝。然昭帝雖幼。却天性聰明。問左右說。大將軍何在。怎麼不見他來朝。上官桀就對說。因燕王劾奏他罪惡。故不敢入。昭帝卽時使人宣霍光入朝。霍光見昭帝。取了冠帽。叩頭請罪。昭帝說。將軍戴起冠帽。朕知這本是假的。將軍你有什么罪。將軍選調校尉。未及十日。燕王離京師數千里。他怎麼便得知。可見是假。此時昭帝年纔十四歲。乃能明察如此。尚書官及左右人等。莫不驚駭。那上本的人。果然懼罪逃去。其後上官桀的黨類。但有讒譖霍光的。昭帝便發怒說。大將軍是忠臣。先帝付託他輔佐朕身。敢有再毀他的。定坐以重罪。自此上官桀等懼怕。不敢復言。而霍光始得以安意盡忠也。夫以大臣輔少主。政自巴出。讒謗易生。而又每事奉公守正。尤爲奸邪小人所不悅。故周公輔成王。則有管蔡流



言之變。霍光輔昭帝。則有桀安詐書之謀。幸賴成王終悟周公之忠。而昭帝則能立辨。上官桀之詐。所以讒謗不行。忠勤得盡。若為二君者。少有不察。則不惟二臣不安其位。而周漢之社稷亦危矣。可不畏哉。

### 中宗孝宣皇帝

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是武帝曾孫。戾太子之孫。史皇孫之子。在位二十五年。廟號中宗。按古者宗廟之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凡建廟稱宗者。世世享祀。親盡不祧。西漢十一帝。自高祖開基之後。惟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宣帝稱中宗而已。皆以功德茂盛。故特建廟號。非若後世之一梁稱宗者也。

皇帝廟  
稱爲治

五日  
聽事

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閭閻。是里巷的門。初宣帝本是戾太子之孫。戾太子既得罪自殺。子孫皆從坐。宣帝時在襁褓。故得全。後來流落民間。依着母家史皇親存活。及昭帝崩無嗣。霍光訪求於民間。迎立爲帝。宣帝一向生長在外。起於閭閻。而登大位。所以盡曉得外面的事情。及百姓每生



理艱難的情狀。及霍光既薨。宣帝始親大政。即厲精圖治。每五日一臨朝。親決政事。自丞相以下。各衙門官有事。都着他當面奏聞。一敷陳其事。聽他說某事當如何舉行。某事當如何處置。到後來又考驗功能。看他說的某事。曾否舉行。處置的某事。果否停當。一一都核實考成。不使有欺罔之弊。那時官皆久任。不輕易遷轉。待中尚書。這樣官。尤為親近切要。凡積有年勞。應該遷轉。或有奇才異能。任得國家大事的。都只厚加賞賜。或資以金帛。或增其祿秩。至於廢及其子孫。自家却仍居此官。終不改易。又善立法制。凡各衙門事務。出入都有關防。完否都有稽查。樞機周密。無一些疎漏。每事都立箇科條。定箇規則。與人遵守。品式備具。無一些缺畧。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百官都奉法守職。莫敢有懷苟且之

意。以虛文塞責者。漢之治功。至是稱為極盛焉。大抵民不安其生。由於官不稱其職。官不稱其職。由於人君不親政事。而羣臣苟且以塞責也。宣帝有見於此。故既試功能以考驗之。又立法制以維持之。而當時遂有吏稱民安之效。所以臯陶之告舜。必曰率作興事。又曰屢省乃成。此真人君圖治之要務也。

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

政平訟理

考無所行以質其言



太守  
民之本

增秩賜

漢世良  
吏為盛

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漢時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刺史一員。督察州內所屬的郡國。大略如今巡按御史之職。守。是郡守。即今之知府。相。是王國的輔相。即今之長史。二千石。指郡守國相說。這兩樣官。每歲食俸米二千石。璽書。是用寶的勅諭。關內侯。是小侯。無封國。但食租稅於關內的。

宣帝長於民間。知百姓每的困苦。只因有司官不職。那郡守國相。為各縣官的表率。刺史又是監臨官。這三樣外官。所繫尤重。所以每遇除拜刺史。與郡守國相。必引來面見訪詢。地方事情。問民疾苦。試看他所用以治民者。其道何如。既親問了。又恐他說得雖好。而所行未必皆然。等他到任之後。又詳細考察他所行的政事何如。若言行不相顧。徒有虛名。而無實政的。都一一體訪得實。人不能欺。其綜核之精如此。宣帝嘗歎說。百姓每所以得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以有司官刑政公平。獄訟得理也。我一人之身。而居萬民之上。天下事情。豈能一一周知。天下人民。豈能箇箇得所。全賴那郡守國相。替我分憂。如一郡之中。得一好太守。則一郡之民自安矣。一國之中。得一好國相。則一國之民



自安矣。可不重乎。又以爲太守乃一郡吏民之綱領。若數數更易。則不惟送舊迎新。勞費百姓。且人無固志。凡事苟且。下人亦皆有欺玩之意。上下不能相安。必須行久任之法。百姓每知他將來在地方日久。民情吏弊。凡事都欺瞞他不得。乃肯服從他的教化。以令則行。以禁則止。而上下相安也。宣帝之意如此。所以當時做守相二千石官的。通要久任。若是歷任未久。就有賢能功績也。未便遷轉他。但先降勅書獎勵。或就彼加陞官級。或賞賜金帛。或有賜爵至關內侯的。仍令在任管事。到做得年深了。遇朝裏公卿有缺。卽選那前日所旌表的好守相。次第超補。如黃霸以太守入爲太子太傅。趙廣漢以太守入爲京兆尹。是也。夫宣帝之留心守相如此。所以那時做官的人。人勉勵。都實心替國家幹事。百姓

都得以安生樂業。漢家一代循良之吏。惟此時最盛。而天下太平。號稱中興之治焉。嘗考武帝時。民窮盜起。爲吏者罕有可稱。至宣帝時。乃循吏並出。是豈治民之才。獨產於宣帝之世哉。蓋武帝東征西伐。不恤其民。而宣帝則知民事之艱難。武帝尊用酷吏。而宣帝則褒賞循吏。武帝於吏之巧文避法者不能察。而宣帝則綜核名實。此其治效之所以異也。然則人主欲追宣帝之治者。可不知所務哉。

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陛下初登至尊。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

溫舒上  
尚德

十失  
一



獄者天下之大命

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者。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太平之風可興

初武帝時。治獄之吏。務為深刻。宣帝在民間。深知其害。至是廷尉衙門有箇椽史。叫做路溫舒。上書說道。今陛下始受天命。居至尊之位。當盡改前世的弊政。以正始受命的統紀。洗滌煩苛的文法。除去百姓的疾苦。以應上天眷命之意。臣聞昔日秦之所以亡者。其過失有十件。如廢文學。好武勇。賤仁義。罪誹謗等事。自漢興以來。把這些弊政。漸漸都改革了。只有一件。至今尚存。則問刑官苛刻。不恤民命。是也。這刑獄乃天下人性命所係。不可輕忽。一入於死。難以再生。肢體斷了。豈可復續。所以書經上說。與其殺無罪之人。使之含冤而死。寧可失經常之法。而從輕以生全之。古人之重民命如此。今之問刑官則不然。只是要故入人罪。不肯替人申理。朝廷以此責之郡縣。官長以此責之僚屬。上下互相驅迫。



皆務以刻為明。問事深刻的。反說他是有風  
力的好官。名譽頓起。平恕的。反說他罷軟不  
稱其職。多致後患。以此成風。故問刑官都百  
般鍛煉。只要人死。他也不是與那罪人有讐  
而憎。患之。蓋能入人於罪。纔保得自家無罪。  
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其勢不得不為深刻。故  
冤抑之氣。上干天和。太平之治。未得浹洽於  
天下者。坐此故也。俗語說。把地上畫做箇牢  
獄。叫人進去。人也不敢入。把木頭刻做箇問  
刑的官。叫人去對理。人也不敢對。這都是說  
如今做法司官的。刻薄成風。不惜人命。蓋疾  
惡而悲痛之辭也。臣願陛下減省法制。勿為  
煩苛。寬緩刑罰。勿尚深刻。則獄吏之弊可漸  
滌除。太平之風。可漸興起矣。宣帝覽書。稱道  
他說的好。自此齋居決事。刑獄稱平矣。大抵  
有罪之人。不可姑息。無罪之人。不可虧枉。惟

公而明。則得其情。  
而天下無冤民矣。

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使不辜蒙  
戮。朕甚傷之。今遣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  
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  
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獻時。上常幸宣室。齋居  
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廷尉平。是官名。即今大理寺評事。宣室。是未  
央宮中殿名。乃齋戒的去處。讞。是審錄罪囚。  
宣帝有感於路溫舒之言。這年十二月。下詔  
說道。近日郡縣問刑官。決斷罪囚。引用法律

齋居決

道廷尉  
平四人



多曲爲附會。舞文弄法。日漸深刻。致使那無罪的人。枉被殺戮。朕心甚爲憐憫。舊制遣廷尉掾史。出去與郡守推鞠獄囚。本要平刑。但廷尉史官小。任輕祿薄。恐體統不尊。有司或輕視他。勢不能行。自今以後。爲特設廷尉平之官。稍重其品秩。食俸六百石。定其員數。總置四人。專務平郡縣刑獄。使適輕重之宜。以稱朕哀矜無辜之意。於是每歲季秋後。審決之時。有司奏請各重罪犯人。有該處決的。有該減等的。宣帝不敢安處在宮中。常臨幸宣室。就齋戒的去處。洗心滌慮。親自裁決。重其事。而不敢忽。問刑官見上留意於此。也都悉心詳審。一時獄刑。號稱平允。無復有任情輕重者矣。嘗觀漢世。盡心刑名。未有如宣帝者。既置廷尉平。以平郡縣所鞠之獄。又齋居決事。以平廷尉所上之獄。分理於人以詳其法。

以龔遂  
爲渤海  
太守

赤子弄  
兵潢池

親決於已。以審其情。此所以獄無冤抑。而治稱中興歟。後世用刑者。宜取法於斯矣。

渤海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先是渤海左右

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擒制。上選能治

者。丞相御史舉遂。上拜爲渤海太守。召見問何

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

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

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

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



治亂民  
猶治亂

繩

雙

勃海

持田器

者為良

民

單車至

府

棄兵弩

而持鉤

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

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繇是被召。

渤海是郡名。水衡都尉。是官名。潢池。是積水的。窪池。宣帝地節四年。召渤海郡太守龔遂到京。將大用之。因他年。老不堪公卿之任。遂拜為水衡都尉。蓋取其官職親近。事務清閒。所以優待之也。先年渤海及左右隣郡。連歲饑荒。有司不恤其民。盜賊處處生發。二千石官都不能擒制。宣帝憂之。命公卿大臣。各選舉有才能。堪做這郡太守者。那時丞相御史



都說龔遂可用。於是宣帝就拜他爲渤海太守。召來面見。問他說。如今渤海郡盜賊甚多。我用你爲太守。你有何方法。能使盜賊止息。龔遂對說。盜賊之起。非出本心。其初都是陛下下的赤子。只爲這渤海郡在東海邊。地方寬遠。不得霜被聖化。又遇着歲荒。其民困於饑寒。有司官不加憐恤。那饑寒困苦的。無可告訴。不得已失身於盜賊。爲一時苟活之計。致使陛下下的赤子。偷弄陛下之兵於窪池中。以鼠竊狗偷爲事耳。非真有他志也。今陛下命臣爲太守。責臣以除盜。不知欲臣以兵剿而勝之邪。或以德撫而安之邪。宣帝說。我選用賢良太守。正要撫安百姓耳。但不知撫安之道何如。龔遂對說。臣聞治亂民。如解那結住的繩索一般。不可太急。繩子結了。須慢慢地理他。然後可解。百姓方亂。須慢慢的地處他。

然後可安。若急之。則愈加擾亂矣。臣願丞相御史。且莫拘臣以文法也。勿責效於旦夕。但凡可以安民的。許臣得一切。以便宜行事。庶幾盜可化而民可安也。宣帝見他說的有理。就依他所奏。仍賞他黃金以寵其行。龔遂既受命。就馳驛到渤海郡界上。郡中聞有新太守到。發軍馬來迎接。龔遂一箇也不用。都發放回去。一面行文書。戒物所屬各縣。把捕盜的官吏。盡行散遣。只曉諭百姓。每說。但是手裏執着鋤頭鎌刀。并各樣農器的。便是好百姓。官府不必問他。惟是執着刀鎗弓弩的。纔是盜賊。方許拏問。於是龔遂坐着一輛車子。獨自行到府中。也不要人馬防護。這是示百姓以不疑也。那做盜賊的。聞得新太守教條如此。都卽時解散。丟棄了刀鎗弓弩。去持着鈎鉏田器。各安生理。變爲良民。不須剽捕。都



不靜了。乃開倉廩。把有司蓄積的米穀。假借與貧民爲資。又選用郡中的好官。以慰安牧養之。使無失所。龔遂又見渤海是古齊地。齊俗奢侈。好做工商末技。不事田作。所以民窮盜起。乃躬行儉約。以倡率百姓。勸他務農田。治蚕桑。以爲衣食之資。郡中百姓。但有帶持刀與劍的。就教他賣了。劍去買牛。賣了刀去買犢。且曉諭他說。你這一口劍。就是一隻牛。在身上。有何用處。今變賣了去耕田。務本等生理。却不是好。又親自循行田畝中。勞來勸勉。那務農的人。使他及時耕作。自是百姓感化。不敢爲非。郡中漸漸都有蓄積。衣食足。禮義興。獄訟止息。無復有爲盜賊者矣。龔遂之治渤海。其功績顯著如此。宣帝徵召他爲水衡都尉。蓋由此故也。夫渤海之盜。前守以一

罪之兵。制之而不足。龔遂以咫尺之書。散之而有餘。可見弭盜之方。不在逐捕。而在撫循矣。然勃海之盜。起於年歲饑荒。百姓窮迫。故龔遂得以撫綏解散之。若強暴無賴之徒。不因饑寒。無所逼迫。而橫行郡邑。劫掠人民。若以龔遂之法。治之。則迂矣。遇着這等的。必須先用威以剷除之。後用恩以撫綏之。而後可。

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恐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

魏相諫

代匈奴

王

義兵應

兵



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間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討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

蕭牆是門內的牆。宣帝因匈奴嘗侵擾西域屯田的軍士。遂與將軍趙充國等商議。要興

兵伐他丞。相魏相恐勞民動衆。上書諫說。臣聞武不可黷。兵貴有名。彼因敵國之暴亂。乃出兵討之。以救其亂。而誅其暴。這叫做義兵。兵出於義。則人心歸服。可以爲王。因敵國先來加兵於我。不得已。出兵以禦之。這叫做應兵。兵出於應。則士氣奮厲。可以取勝。若爭恨小故。不忍其憤怒之心。而必出兵以報之。這叫做忿兵。兵出於忿。則輕舉妄動。必至於傷敗。若利敵人之土地貨寶。而出兵以奪之。這叫做貪兵。兵出於貪。則見利忘害。必至於覆破。若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民人之衆。而大興師旅。欲以示威於敵國。這叫做驕兵。兵出於驕。則士卒苦其勞。敵國乘其敝。不至於滅亡不止矣。可見兵有順逆。則事有成敗。不可不慎也。近年以來。匈奴常通和好。未見有侵犯我邊境。縱是爭些屯田小事。亦不足介意。



今聞朝廷之議。欲因匈奴衰弱。遂興兵深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是出何名者也。以義兵則匈奴之暴未著。以應兵則邊境之警未聞。其無乃近於驕忿之兵乎。且今年天下所奏刑獄的起數。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的。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可的變故。風俗敗壞至此。深為可憂。今左右羣臣皆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芥小忿於遠夷。臣恐下傷人民之命。上干陰陽之和。外寇未平。內變先作。如孔子所說。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可不懼哉。於是宣帝感動。就從魏相之言。棄了屯田的地界與匈奴。不復爭焉。自古帝王制禦夷狄之道。莫急於自治其內。若朝廷之上。紀綱振肅。邦國之間。風俗醇美。內地無虞。根本牢固。雖有夷狄外患。亦不足憂。若內治不修。百姓不安。雖無夷狄外

患亦為可慮。魏相不以匈奴為患。而惟以俗為憂。深見遠慮。戢兵保民。真可謂賢相。

魏相  
漢使宣

漢有魏  
口異胡

丙魏同  
悉輔政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以小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敕椽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

宣帝時。以魏相為丞相。魏相為人。有治才。通達國體。他見得古今異宜。帝王迭興。都有箇



立國規模。爲後世子孫者。只當遵守他祖宗的法度。不宜遠慕上古。徒務虛名而無實用。漢自高帝至今。六世中間。閱歷事變已多。一切洽革損益。纖悉具備。在今日爲君爲臣的。只該講求舊法。補偏救弊。自足以致太平。不必遠有所慕。所以他平日只喜觀漢家的故事。及先朝賢臣所條陳便民切要的章奏。把國家的事體。一一都講究得熟了。及爲丞相時。所條奏的。都是漢興以來。一切便國宜民。已行的故事。及文帝武帝時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上的章奏。一一奏請施行。既不務虛名而慕古。亦不出意見而喜新。但求以利國家而已。他又見得天下太平。朝廷易生驕逸。那四方非常之事。足爲警戒的。恐有司未必盡報。朝廷無由得知。於是敕告丞相府中掾史。但是出去各地方勘事轉來復命的。

及給假回籍。從他家裏回到衙門的。都着他陳說各地方所見異常的事。或有悖逆盜賊。及風雨不調。水旱疾疫。災變的事。各處有司官未及上聞。魏相先知道了。已即奏過宣帝。因此有司不敢隱匿。四方民情疾苦。得以士聞。他與御史大夫丙吉。都是宣帝所任用者。魏相性嚴明。丙吉性寬厚。然兩人一心盡忠於上。共輔朝政。彼此相濟。絕無猜忌嫌疑之意。宣帝都敬重之。這一段。是敘魏相之賢。觀其好觀漢家故事。見他深識治體。觀其奏白四方事情。見他留心民瘼。觀其與丙吉寬嚴不同。而能同心共濟。又見他能公忠體國。克已忘私。此魏相之所以爲賢也。後之爲臣者。宜以之爲法。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



望之材  
任宰相

望之為  
左馮翊

望之  
於三輔

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稱病。上聞之。使侍中金安世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漢時把京畿內分作三郡。一日京兆。二日左馮翊。三日右扶風。這三郡皆以輔翼京師。總叫做三輔。少府是九卿官。管內府上用的錢糧。左遷是降調。漢時以右邊為上，左邊為下。所以降官的叫左遷。宣帝時有箇支學賢臣。蕭望之。宣帝知其才。親自擢用。三年間。超遷

至少府卿。以他經術精通，持守端重，又召訪他國家大事。他能援古証今。論議有餘。具材他日可以為宰相。但未知其政事何如。欲詳悉試驗他。然後大用。乃復除望之為左馮翊。把這繁難的地方着他做。以觀其治民之才何如。這本是宣帝的美意。但望之已為少府卿。又着他出去治郡。似與降調一般。因此望之心懷疑慮。恐有不合上意處。故有此轉。即稱病乞休。宣帝聞之。乃使侍中金安世到望之家。宣諭他說道：朕凡簡用大臣，都先使他經歷治民。以考其功能。而後用之。你前日雖曾做平原太守。不多時。歷任日淺。功績未曾表見。故今復試之於三輔。欲以詳考其治民之材耳。非他有所聞而左遷之也。於是望之纔安。就去赴任管事。後為馮翊三年。果能稱職。累遷至御史大夫。這一節。見宣帝不輕於



任相如此。蓋宰相上佐天子。處分天下事。非才德並茂。文學政事兼優者。不足以勝其任。故宣帝雖知望之之才。而猶必試之於三輔。可謂慎且重矣。

黃霸力行教化

穎川太守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

許丞市聽何傷

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

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

具本

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

黃霸外

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寬內明

治為天

下第

穎川。是漢郡名。長吏。是縣令。以下通稱。許丞。是許縣縣丞。督郵。是郡守差去督察屬縣的官。京兆尹。即今府尹。宣帝時。良吏最盛。以黃霸為首。黃霸做穎川郡太守。力行教化。不尚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那百姓。每化導他為善。非甚不得已。不加刑罰。所屬長吏。有箇許縣縣丞。年老耳聾。督郵官訪察回來。說這官老疾。該着他致仕回去。黃霸說這縣丞。是箇清廉的好官。雖是年老。筋力未衰。尚能參見官長。拜起送迎。縱使耳聾重聽。何害於事。着他照舊供職。或問說這官已老。何故留他。黃霸說。夫長吏者。為民父母。不可輕率變動。若屢



次更易。此往彼來。百姓每送這舊的。迎那新的。一切支應禮節。不無費用。又有一等奸猾吏胥。乘此交代之際。舊官已去。新官初到。出入文卷。都在其手。因而隱匿棄絕。侵盜財物。無可稽查。公私費耗甚多。都是民之膏血。及至換來的新官。又未必勝似舊的。或反不如前官。徒增這一番擾亂。有損無益。故有司官。苟非貪酷為民害的。縱是老疾。不必數易。凡治道。只去其太甚者耳。豈可瑣屑紛更。事在得已。且勿輕動。黃霸之為治。外雖寬厚。內實精明。以此能得官吏百姓的心。箇箇都道他好。郡中戶口。每歲增加。考其治績。為天下第一。宣帝遂徵召他。着權署京兆尹事。蓋不次超擢。以旌其能。可謂得激勸之道矣。夫自漢以來。稱循吏者。莫如黃霸。然霸之撫百姓。待屬官如此。何嘗以嚴峻為風力哉。至其論數

易長吏公私費耗之弊。又可以知守令之當久任矣。此任人者所宜深思也。

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

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故人君者勤於求

賢而逸於待人。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

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是故

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

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

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

聖主得  
賢臣  
賢者國  
家之用  
器



龍與而致雲

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明主

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蟬蟪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義將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籟，鐘逢門子，鸞鳥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

鴻運順風

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喬松哉。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

惴是誠信。鼎俎是烹調飲食的器具。世傳伊尹善知五味。在微賤時，曾身負鼎俎為庖厨之事。後來成湯知其賢，舉以為相。鼓刀是摩刮其刀。世傳太公未遇文王時，曾做屠戶宰殺牲口。後來文王知其賢，尊之為師，尚父百里是百里奚。自鬻是百里奚貧時，曾自賣與人替人牧羊。後來秦穆公舉以為相。甯子。是甯戚。飯牛是餵牛。甯戚貧時做車戶。在車下餵牛，叩牛角而歌。齊桓公聽其歌詞，知其非常人。舉而用之。任以國政。伯牙是古之



善撫琴者。選鐘。是琴名。逢門子。即逢蒙。古之善射者。烏號。是弓名。初宣帝聞益州人王褒。有俊美之才。善為文章。取他來京。宣入面見。命他做箇聖主得賢臣的頌。王褒遂獻頌一篇。其辭說道。夫賢才之人。能為人君建功立業。隨用隨效。就如工匠手中的利器一般。匠人無利器。則不能成工作之事。人君無賢臣。則不能建太平之業。所以為人君的。當其未得賢人之時。須旁招博訪。卑身屈已。或求之於在朝。或求之於在野。只要得箇賢臣與之共理。就如匠人尋求利器的一般。這時節。何等勤勞。及其既得賢人之後。便把國家的政務。一一都付他幹理。自家只是總箇大綱。不必身親勞苦。譬如工人得了利器。自然不費氣力。這時節。何等安逸。然則人君之欲致治者。莫貴於得賢明矣。然不惟人君貴於得賢。

而賢人亦貴於得君。古昔賢人未遇明君之時。上之人都不知他。為國家圖謀事功。揆度計策。則君不用其謀。披握肝膽。陳露忠誠。以自效於君。則君不然其信。所以伊尹勤勞於鼎俎。太公久困於鼓刀。百里奚賣身。甯戚養牛。皆遭罹此患也。及其遇了明君。遭逢聖主。運籌畫策。即合上意。諫諍過失。即見聽納。進退左右。則得通其忠。居位任職。則得行其術。如伊尹居保衡之重。太公受尚父之尊。百里奚之相。秦國甯戚之任。齊政。載之青史。至今稱之。夫此一賢人也。遇主則見用。不遇則見疑。身之窮通。名之榮辱。顧所遇何如耳。然自古賢臣易得。明君難遇。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有了君。則自然有臣。就如虎嘯而風聲自然凜冽。龍興而雲氣自然擁護。蟋蟀必待秋纔吟。蟬蛩必待陰纔出。這蟲



豸變化也。各有時候。况賢臣效用。豈不待聖明之時。所以易經上說。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人君以聖德而居尊位。正如神龍飛在天。上為臣的。遇這時節。利見這等的大人。以行其志。而取功名。詩經上說。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思是語助辭。皇字解做美字。言美哉。此衆多之賢士。都生在周文王的國中。這等看來。可見世道清平。主上明聖。那後又的賢士。感時思奮。自然出來效用。聖君明明在朝。賢臣穆穆布列。元首股肱。聯合為一體。精神意氣。聚會於一堂。君得臣。而益見其聖。臣得君。而益見其賢。主既聖。臣又賢。以聖主而用賢臣。兩下裏。情投意合。言聽計從。便就是以善撫琴的。伯牙。而操。遶鐘之。古琴。以善射的。逢蒙。而彎。烏號之。良弓。也。比不得那君臣相得的意思。故聖主的功業。不能獨成。必須待賢臣。

而後弘大。俊士的德行。不能自見。必須待明主。而後顯著。也要得這樣臣。臣也要得這樣君。上下俱欲。權然交欣。就如那鴻鴈的毛羽。遇着順風。翼然奮迅。大魚在谿壑。乘着順水。沛然放縱。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為。垂衣拱手。坐致太平。天地之休徵。自應人君之壽考。無窮。這就是長生的道理。又何必偃仰屈伸。如彭祖。呬嗑呼吸。如喬松。然後可以得壽哉。彭祖。王喬。赤松。都是古時仙人。偃仰屈伸。呬嗑呼吸。是導引運氣之術。這時宣帝頗好神仙。故王褒應制作頌。篇終及此。所以寓諷諫之意焉。

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詔議其儀。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



王上  
匈奴位

太傅蕭望之。以為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款字。解做叩字。五原塞。是五原郡的邊塞。自漢興以來。匈奴強盛。常與中國抗衡。至宣帝時。匈奴衰亂。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爭立。被郅支殺敗。恐不能自保。乃謀事漢。以求中國之助。甘露二年。單于親領人馬。到五原郡的邊塞。叩請邊吏。說他願奉國內珍寶來朝。漢天子比於藩臣。宣帝許之。先命公卿大臣議定。他朝見的禮儀。那時丞相御史議說。先王之禮。先中國而後夷狄。今待虜酋。宜如諸侯王之禮。但其位次。須在諸侯王之下。獨太

子太傅蕭望之議說。匈奴本是漢之敵國。政教所不加。今雖來朝。宜待以不臣之禮。位次在諸侯王上。宣帝采用望之之議。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當朝謁時。贊禮者只稱臣。而不稱名。蓋以客禮待之也。自古邊境之安危。常視胡運之盛衰。漢興以來。德莫盛於文帝。威莫強於武帝。然不能使匈奴之臣服也。至宣帝時。乃稱臣納款。指首來朝。雖由宣帝賢明中國治安。然亦適當虜運之衰。故宣帝待以不臣之禮。以示非威德之所能致。蓋天子之謙德也。自是終西漢之世。匈奴感恩歸義。朝貢不絕。邊境無事。數十年。豈非其禮讓恩信。有以深結其心故哉。

上恩股  
崇之美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



國功臣

麒麟閣

不名

何德知

名當世

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是時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宣帝見塞外戎狄。都來賓服。因此思想起一時輔佐的賢臣。為吾之股肱。運謀宣力。內修外攘。以致有今日。追念他的好處。不可泯滅。宴表而揚之。以

明示四夷。永垂來世。乃使畫工圖畫其人於未央宮中麒麟閣上。模倣他的形容體貌。命署他的官爵姓名。第一箇是霍光。獨不書其名。上面只寫說。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因他曾受武帝顧託。擁立昭帝。其後又定策迎立宣帝。輔佐三朝。功德茂著。故尊重之。而不名也。其次是車騎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前將軍龍額侯韓增。後將軍管平侯趙充國。都有定策宿衛。及征討戎狄之功。丞相高平侯魏相。丞相博陽侯丙吉。有同心輔政之功。太子太傅蕭望之。也都各隨職業。盡忠効勞。典屬國蘇武。曾在匈奴中。持節一十九年。為戎狄所敬重。這十一箇人。都有大功德。於社稷。當世的人。都知其名。以此用圖畫表而揚之。要顯見這中興的輔佐。就比着周宣王時











